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Death In The Clouds

云中命案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　史晓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（1）

9月的太阳烤得布尔歇机场发烫。乘客们穿过地下通道，登上飞往克罗伊登的“普罗米修斯”号航班，飞机再过几分钟就要起飞了。

简.格雷落在了后面，她匆忙在16号座位上坐定。一些乘客已经通过中门旁的洗手间和餐厅，来到前舱。过道对面，一位女士的尖嗓音压过了其他乘客的谈话声。简微微撅了撅嘴，她太熟悉这声音了。

“天啊，真了不起。……你说什么？……哦，对……不，是派尼特。……对，还是那些人……我们就坐在一起……，可以吗？谁？……哦，明白了。”

然后，一个和蔼的男中音说：“我不胜荣幸，夫人。”

简顺着眼角朝他看了看。

他不算太老，鸡蛋形的脸上蓄着长长的胡须。他很有礼貌地将自己的行李挪到过道对面与简相对应的座位上。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派尼特，这引起了简的注意，因为她刚去过那地方。简猛然记起在派尼特见过那位女士。一位朋友说她是什么贵妇人，但也有人说她在什么合唱团工作，简似乎不愿再想下去，她望着窗外机场上繁忙的景象。在简的对面坐着一位穿套衫的年轻人，简决意不正视他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她都不能看他。

机械师用法语喊叫着什么，发动机顿时轰鸣起来，飞机起飞了。简屏住了呼吸，这是她第二次乘飞机。她感到机身离开了地面，布尔歇机场被远远抛在了身后。

飞机的普通舱里有28位乘客，简所在的后舱有11位乘客，机组包括两名驾驶员和两位乘务员。震耳欲聋的飞机发动机声窒息了大家谈话的热情，乘客们只好各思所想。

简.格雷想：“不要看他，绝对不能。想一想什么别的事情会使自己心神安宁。”

不久前，简和理发厅工作的五位同事购买了爱尔兰一家公司发行的彩票。

“假如你中了彩，你打算做什么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已经有了打算。”

然而，虽然她未能获大奖，可她赢了100英镑！

“花上一半，亲爱的，另一办存起来。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就去买一件最好的皮衣。”

“去旅行怎么样？”

去派尼特避暑，呆上一星期，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奢望。穿什么衣服去并非什么大问题。像简这样在小公司供职的伦敦姑娘都有一衣柜上好的时装。此外，指甲、化妆和发型也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。

可现在，在派尼特10天的旅行当中，简只记起了一件事情。

每天晚上，简拿出一小部分钱去参加“愉快赌博”。一连4天，她输多赢少。现在是她这一天最后一次下注。赌盘上除了5和6两个位置外都已被人下了注。简犹豫片刻，把赌注放在6点上，对面一位年轻人将赌注放在了5点上。

赌盘飞快地旋转，简闭上了眼睛，直到荷官说：“5点红。”

简差点没哭出声音，可对面的年轻人说：“你怎么还不查点自己的胜码？”

“我赢了？可我下的是6点。”

“你没有。我下的是6点，你下的是5点。”他露出迷人的微笑，雪白的牙齿衬托着褐色的脸庞。他有一对湛蓝的眼睛，留着短发。

简给弄糊涂了，她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年轻人。

“没错儿，”他说，“别再犹豫了。”然后，他友好地点点头，转身而去。这人真不错，她想，也许他这么做是想和自己套近乎。看来他不是那种人。现在，他就坐在她对面。

一切都结束了，钱也花完了。最后两天在巴黎的旅行真让人失望。现在乘机飞回伦敦，“下一步做什么呢？”

过道对面的两个女人停止了谈话。其中一位叫霍布里夫人的满脸不高兴地看着一片断裂的指甲。她拉铃叫来了乘务员：“你去前舱把我的仆人叫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黑发黑装的法国姑娘拿着一只首饰盒走了过来。霍布里夫人用法语对她说：“小姐，我要那只红皮小盒。”

法国姑娘又匆忙穿过过道，走到机舱尽头，拿来一只红皮化妆盒。西西里.霍布里接过小盒说：“就放在这儿吧。”

简看着远去的仆人。在两个女士后面坐着刚才给乡下妇人让座位的外国人。他裹着围巾似乎睡得很沉。在他身旁坐着一位灰发高个男子，他正小心地擦拭着手中的长笛。简觉得他不像是搞音乐的，倒像是律师或者医生。

在他们身后是两个法国人，像是一对父子，两人正指手划脚激动地谈着话。

简的视线被一位身着蓝套衫的男子遮住了，这就是她执意不愿去看的那个人。

面对着她，诺曼.盖尔在想：她很漂亮。她一定还记得我。让她赌赢一把，那表情真让人感到愉快。她笑起来真迷人。

霍布里伯爵夫人在想：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真让人烦透了。那只猫使一切都变得糟糕。她看着我，就好像我是一条腥鱼。我恨这些乡下女人。我该怎么办呢?

霍布里夫人所讨厌的那只猫即是她对面坐着的维尼夏.克尔侯爵夫人。侯爵夫人在想：可怜的史蒂芬，你干吗要离开我投入那怀女人的怀抱，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。

两位夫人几乎同时掏出了香烟。乘务员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夫人们，飞机上不能抽烟。”

西西里.霍布里说：“见鬼”

赫邱里.波洛先生在想：那位姑娘很标致。她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她怎么不愿看一看对面的俊小伙子？他们两人似乎都在提防着对方。飞机微微往下一沉，波洛先生觉得有些不舒服，他闭上了眼睛。在他身旁，布赖恩特大夫显得有些紧张：我很难作出决定，很难啊。这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。他小心地将长笛从笛盒里拿出来。音乐使人远离一切尘世的烦恼。他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将笛子放在嘴边，然后又放了回去。显然，他身旁那位矮个子已经睡得很沉了。

老杜邦对身旁的小杜邦用法语嚷道：“这很明显嘛，他们都错了。那些德国人、美国人还有英国人竟去探寻什么史前陶器。比如萨马拉的器皿……”

儿子琼.杜邦似乎有些不以为然。阿诺德.杜邦打开一只手提包：“比如这些库尔德人的烟杆，看上去像公元5000年前的东西，其实刚出厂不久。”他们的谈话就这样一直延续着。

侦探小说作家克兰西先生从诺曼.盖尔的座位后面站了起来，他拍了拍机舱的后壁，出于职业上的考虑，他不愿卷入任何争论。

坐在他身后的赖德先生在想：我一定要坚持住，尽管困难很大，这次分红我一定要增加留存，一旦过了这一关……！

诺曼.盖尔去了洗手间。简拿出化妆品，抹了抹粉，上了点口红。乘务员将咖啡送到她面前。简看见窗外的英吉利海峡在太阳下闪着蓝光。

一只黄蜂在克兰西先生的头上盘旋，他不经意地挥了挥手。黄蜂又嗡嗡飞去拜访杜邦父子的咖啡杯。琼.杜邦很灵巧地掐死了它。

谈话停止了，机舱终于安静下来。不过乘客们并没有停止思索。

坐在机舱顶头2号座位的吉赛尔夫人的头猛地朝前耷拉了下来，也许她睡着了。可她没有睡。她不能说话，也不能思考了。

吉赛尔夫人已经死了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2)

岁数稍大一点的乘务员亨利.米切尔在小园桌之间来回穿梭收帐单。再过半个小时飞机将到达克罗伊登机场。他一边收钞票和银币，一边点头说："谢谢，先生，……谢谢，夫人。"他来到激烈争辩着的法国父子身旁，足足等了两分钟。他预感到要想得到他们的小费怕是不可能了。

另一头，留着胡子的小个男人睁开了眼睛。他把钱给了米切尔。他只喝了一瓶矿泉水，吃了一包饼干。

米切尔就这样忙碌了好大一阵。离飞机降落前5分钟的时喉，他走到吉赛尔夫人面前，欠身说："对不起，夫人。您的帐单。"他轻轻在她肩上拍了拍，她没有醒来。他又用力摇了摇了她，可她的身子却从座位上塌了下来。米切尔弯下腰，然后苍白着脸直起身子。

另一位乘务员艾伯特.戴维斯说："真的？！"

"没有半句假话。"米切尔苍白着脸，身体不停颤抖。

"肯定没错儿，亨利？"

"完全肯定。至少，……嗯，是突然昏厥。"

他们犹豫了片刻，然后分头行动。米切尔来到后舱，挨桌低头问道："对不起，先生，请问您是医生吗？"

诺曼.盖尔说："我是牙科医生。假如需要我做什么事情的话——"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"我是医生。"布赖恩特先生说，"怎么一回事？"

"顶头上那位女士，她的样子挺可怕。"

布赖恩特跟着乘务员走了过去，留胡子的矮个男子也跟了去。布赖恩特弯下腰看着身穿黑服的女人。她体格健壮，瘫在2号座位下。

大夫稍做检查后说："她已经死了。"

米切尔说："怎么死的？是昏厥所致吗？"

"在详细检查之前我还难以做出判断。她临死之前你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什么时候？"

米切尔想了想，"我送咖啡来的时候她还好好的。"

“那是什么时间？”

“大约45分钟之前。然后我来收帐单，以为她睡着了。”

布赖恩特说：“她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。”

他们的对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乘客们伸长了脖子望着他们。

布赖恩特大夫身后传出一个声音，是那位留胡子的矮个男人。

“你们看，”他说，“她脖子上有一个痕迹。”

死者的头偏向一边，喉部一侧上有一个很小的针眼，周围是一圈红晕。

“对不起，”老杜邦插话说，“那女人死了？脖子上有什么痕迹？”

小杜邦说：“可以做一个假设吗？有一只黄蜂在机舱里飞来飞去，我弄死了它。”他看了看咖啡碟上的死黄蜂，“是不是黄蜂叮死了那可怜的人？我常听说有这种事情。”

“有可能，”布赖恩特应道，“我见过这种病例。对，这种解释完全成立，特别是那些心脏病患者。”

“我该做什么呢，大夫？”乘务员说，“飞机马上就要到达克罗伊登了。”

“安静，安静。”布赖恩特挪动了一下身体说，“什么都别做。乘务员，尸体不能动。”

“是，先生，我明白。”

布赖恩特打算回到座位上，他吃惊地发现那位矮个男人站着一动不动。

“先生，”他说，“现在最好回到座位上去，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。”

“说得对，”乘务员说，“请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去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矮个男人说：“我有了新发现。”他用皮鞋尖一指，算是一种说明。乘务员和布赖恩特顺眼望去，看见一个橙黑色的东西半掩在一件黑衬衫下面。

“又是一只黄蜂？”大夫大吃一惊说。

赫邱里.波洛蹲下身体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镊子，十分轻松地捕获到了他的战利品。

“看上去是只黄蜂，”他说，“可它不是黄蜂。”

他来回转动着镊子，大夫和乘务员终于看明白了。这东西一头是橙黄色丝绒，另一头是样式奇特的染色针尖。

“天啊，我的天啊！”克兰西先生发出了感叹。他起身从乘务员的肩后探过头来，“离奇，真是太离奇了。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离奇的事情。我发誓，我以前绝不会相信这种事情。”

“能不能说得更明白一些，先生？”乘务员说，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岂止知道。”克兰西先生露出一丝满足和得意，“先生们，这东西是某个原始部落的武器，由吹管发射。我不敢确定这东西来自南美还是婆罗洲。不过我敢肯定那针尖上——”

“——涂有南美印第安人所使用的毒素。”赫邱里.波洛接过话来。

“的确十分离奇，”克兰西先生仍然激动不已，“我是侦探小说家，可这事情偏偏让我赶上了。”

飞机猛然放慢了速度，机上站着的人摇晃了一下。飞机在克罗伊登机场降落了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3)

乘务员和大夫已让位于围着围巾的矮个男人。他的话音里带着自信和权威性。他在米切尔耳旁低语了些什么，然后在洗手间旁连接前舱的门口站住。

飞机完全停了。米切尔抬高嗓音说："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大家坐在座位上保持安静，直至有关人员前来处理。我希望不会耽误大家太久。"大多数乘客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指令，但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
"胡说！"霍布里夫人气愤地嚷道，"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求立即下飞机。"

"非常抱歉，夫人。我不敢负这个责任。"

"真是岂有此理，"西西里跺着脚愤愤地说："我要去公司告你，把我们和一具尸体关在一起。"

"对，亲爱的，"维尼夏.克尔装腔作势地附和着，"真让人难以接受。

不过我看也只好忍受了。"她坐下后抽出一支烟，"现在允许抽烟吗，乘务员？"

米切尔慌忙说："我想现在可以。"他抬头望去，戴维斯已经将前舱乘客从应急门送下了飞机，他现在正在寻找有关人员的指示。大家觉得似乎过了半个小时，从应急门口上来一位衣着便装的人，后面跟着一位警官。

"好了，你们说吧。"来者用官腔十足的口气问。他一边听着米切尔和布赖恩特大夫的介绍，一边不停地扫视着瘫在地上的尸体。他对警官说了些什么，然后面对所以乘客，"女士门，先生们，请大家跟我来。"他领着大家下了飞机，没有去边检站，而是来到一间小屋。他说："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不会耽搁大家过多的时间。"

"喂，检查管先生，"詹姆士.赖德说，"我要去伦敦出席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务会议。"

"对不起，先生。"

"我是霍布里夫人，我认为这样扣留我是不能容忍的。"

“非常抱歉，霍布里夫人。不过这件事挺严重，像是一起谋杀案。”

维尼夏.克尔说：“这的确让人感到无聊。不过我想，检查管，这也是你的公务。”

“谢谢，夫人。”检查官说，“请各位女士先生暂呆一会儿，我有话要对大夫说。”

“我叫布赖恩特。”

“谢谢，请到这边来，大夫。”

“你们的谈话能让我参加吗？”说话者是个留胡子的矮个男人。检查官回过头来朝他看了看，然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。

“对不起，波洛先生。你用围巾遮着脸，我差点儿没认出你来。好，来吧。”

其他人好奇地目送他们离去。

诺曼.盖尔羞怯地对简说：“我在派尼特见过你。”

“我去过派尼特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一上飞机就认出了你。”

简有点吃惊：“是吗？”

盖尔说：“你说这是不是一起谋杀案？”

“我想是。它既让人不寒而栗，又使人感到厌恶。”

杜邦父子用法语继续说着话。赖德先生在笔记本上计算着什么，又不时看看手表。西西里.霍布里不耐烦地抖着脚，用抖动的手点燃了一支烟。房间门口站着一位目无表情、体格高大的警察。隔壁房间里警察官贾普在同布赖恩特和波洛谈话。

“你总是能够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，波洛先生。”

“克罗伊登机场也好像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，我的朋友。”波洛没有让步。

“哦！我正在捕捉一个走私集团的大头目。也许是由于我的运气，这件事儿被我撞上了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大夫，首先请您告诉我您的全名和地址。”

“罗杰.詹姆士.布赖恩特，耳喉专科大夫。地址是哈利街329号。”

桌旁一位粗壮的警察记下了他说的话。

“死者大约是什么时候死的？”贾普问。

“在我查看她至少半个小时之前，也就是离飞机降落还有几分钟时。不过据乘务员说，一小时之前他还和她说过话。”

“好，我们直截了当地说，你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了吗？”

大夫摇摇头。

“我，我当时在睡觉，”波洛哭丧着脸说，“一上飞机舱我就不舒服，我老得裹起衣服尽力睡上一觉。”

“能谈谈死因吗，大夫？”

“目前我还不能作出判断，得看看验尸报告。”

贾普赞许地点点头，“好了，大夫，我想没有必要让你留下来了。不过，嗯……，还有一些手续，其他的乘客都一样，对任何人都不例外。”

布赖恩特大夫微笑着说：“我希望你能证实我身上没有吹管之类的杀人武器。”

“罗杰斯会处理的。”贾普朝他的下属点点头，“顺便问问，大夫，你看这上面是……”他指了指桌上染了色的钢针。

布赖恩特大夫摇摇头，“这很难说，需要进一步分析。箭毒是南美印第安人常用的毒素，能很快致人于死地。”

“不过很难获得？”

“特别是外行。”

“那我们可得好好儿调查你了。”贾普似乎是个爱开玩笑的人。大夫和警察一道走出了房间。

贾普探过身体，望着波洛说：“真是又离奇又荒唐。我是说，吹管和毒针，这的确让人不可思议。”

“这是个很深刻的见解，我的朋友。”波洛说。

“我们有几个人在搜查飞机。指纹专家和摄影师立即就到。我想请乘务员进来。”他来到门口，请乘务员进屋。年轻一点的乘务员看似刚刚恢复过来，不过显得有些激动。另一位乘务员脸色发白，战战兢兢。

“好了，小伙子们，”贾普说，“坐下。护照收齐了吗？……好。”他迅速抽出一本护照。“哦，就是她，玛丽.莫里索，法国护照。了解她吗？”

“以前我见过她，”米切尔说，“她经常来往于英法两国之间。”

“是业务原因？你知道她有什么业务？”

米切尔摇摇头。年轻的乘务员说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有一次她在巴黎搭乘8点的早班飞机。”

“在她临死之前你们谁最后见到她？”

“他。”年轻乘务员指了指伙伴。

“对，”米切尔说，“我当时给她送咖啡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说不准，当时我们在英吉利海峡上空，大约是在两点钟。一刻钟之后我开始收取帐单，我还以为她睡着了，……可她已经死了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可怕。

“你当时没见到这东西？”贾普指了指钢针。

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“你呢，戴维斯？”

“我去分发饼干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当时她还好好的。”

“你们一般怎么样送餐？”波洛问：“是两人分舱发送？”

“不，我们一起送。有菜汤、肉食、蔬菜、色拉，然后是甜食。我们先送后舱，装好餐盒后再送前舱。”

“这位叫莫里索的女人在飞机上对谁说过话吗？”贾普问。

“我没看见。”

“你呢，戴维斯？”

“我也没有。”

“飞行当中她离开过座位吗？”

“我看没有。”

“你们想想还有什么可提供的线索？”

两人对视了一下，摇摇头。

“那就这样吧。我们还会见面。”

波洛凑身过去说：“请允许我问一个小问题。”

“说吧，波洛先生。”

“你们看见一只黄蜂在飞机里飞动了吗？”

两人摇摇头。米切尔说：“至少我没看见。”

“一位乘客的盘子里有一只死黄蜂，”波洛说。

“哦，我没看见。”

“我也没看见。”戴维斯说。

“这没关系。”

两个乘务员离开了房间。贾普的目光落在了护照上。

“让伯爵夫人进来，”他说，“我看她的来头不小，先找她谈，否则她将会去国会指控警察做事武断。”

“我想应当仔细搜查所有的行李，手提包，特别是后舱乘客的物品。”

贾普愉快地眨了眨眼，“波洛先生，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支吹管呢？我想，也许是那个什么作家心血来潮，希望亲身体验一下杀人的整个过程。你说呢？”

波洛疑虑地摇摇头。

“对，”贾普继续说，“所有的人和物品都必须接受检查，这并不算违法。”

“需要开列出一张十分详细的清单，”波洛建议。

贾普好奇地看着他，“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照办，波洛先生。不过我并不明白你的意图。我们有自己的搜查目标。”

“也许是这样，我的朋友。可我也在找一件东西，不过现在我还说不准是什么。”

霍布里夫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激动，对贾普的问题回答得毫不犹豫。她说自己是霍布里伯爵夫人，住在萨西克斯郡的霍布里街，在伦敦格罗斯维诺广场附近。

她乘飞机从派尼特经巴黎回到伦敦，她不认识死者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。

还有，她面对机头，不可能注意到后面发生的事情。不过她说后面有两位先生去过洗手间。她不知道什么是吹管，也没见到有只黄蜂飞来飞去。

霍布里夫人出去之后，进屋的是维尼夏.克尔夫人。她说自己住在萨西克斯郡的小围场，从南非回到伦敦。她没有注意到死者，也想不起有什么可疑之处。但她说后排有乘客在抓黄蜂，一位乘客将黄蜂弄死了。这件事发生在午餐之后。于是，克尔夫人也离去了。

“你好像对那只黄蜂挺感兴趣，波洛先生。”

“倒不如说黄蜂更具有启发性。”

“依我看，”贾普转换了话题，“那两个法国人最让人怀疑，他们隔着过道坐在死者的对面，看他俩那副模样，还有那只手提包，上面贴满了古里古怪的外国标签。他们一定去过婆罗洲和南美。当然我们得弄清作案的动机，可以请求巴黎警察厅协助调查这件案子。”

波洛眨了眨眼，“这完全可能。不过，我的朋友，你有些看法并不正确。那两个法国人是知名的考古学家。”

“说下去！”

“眼明人一看就会明白。他们是阿曼德.杜邦和琼.杜邦，前不久在古波斯苏萨城进行发掘工作。”

贾普抓起一本护照，“可是，波洛先生，他们的模样并不像什么学者。”

“世界知名人士都是这样。拿我来说，我曾经被当成理发师。”

“好了，”贾普咧嘴一笑，“那就请知名的考古学家。”

老杜邦声言自己不认识死者，他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，他在和儿子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。他从未离开过座位。看见了一只黄蜂，是儿子弄死了它。

小杜邦确信自己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任何事情，他弄死了那只侵扰他的黄蜂。

他们的话题是近东地区史前陶器。随后请进来的是克兰西先生。

“你自己有没有一支吹管？”

“哦，我，对，我有。”

小个儿的克兰西先生说话有些激动，“你们别误解了，我的动机是纯洁的。

我的解释是，我曾经写过一本书，而谋杀正好采取了这种方式。”

“确有其事？”

克兰西先生连忙应道：“这都和指纹有关，对阐明我的意思很有必要，请相信我。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我买了一支吹管，上面有我一位朋友的指纹，用来说明我的观点。我写的那本书叫《红色金属的痕迹》。”他说话的逻辑似乎有些混乱。

“那支吹管还在吗？”

“哦，对，对，我想还在，对，还在。”

“它现在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想是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“说确切些，究竟在什么地方，克兰西先生？”

“我是说，某一个地方，我也说不准。我是一个不爱收拾的人。”

“比如，它现在不在你身边？”

“当然不在。我有半年都未见到那支吹管了。”

检查官贾普用怀疑的目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“你离开过座位吗？”

“哦，不，真的，哦，对了，离开过。”

“离开过！你去了哪儿？”

“我从雨衣口袋中拿了点东西。我的雨衣和手提箱一起放在入口处旁。”

“这么说你经过死者的座位了？”

“不，哦，对，一定经过了。不过这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事，我刚喝完了菜汤。”

克兰西对其他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，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事情，对，他注意到了一只黄蜂，他害怕那东西。当时乘务员刚好给他送上咖啡。他打了一下黄蜂，可它飞走了。克兰西将姓名和地址做了登记后，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离开了。

“看来这里面有鬼，”贾普说，“他居然有一支吹管，你再看看他那紧张的模样。”

“其实，你自己好像已经找到了答案。”

“那当然好。好了，叫诺曼.盖尔进来。”

诺曼.盖尔住在玛萨维山的牧羊人街，开业牙科大夫，在法国沿海度假之后从派尼特返回伦敦。他在巴黎呆了一天，参观了那里的新型牙科器具。他从未注意到死者，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。他面对前舱，飞行途中从未离开过座位，除了唯一的一次——去了洗手间，然后又径直回到座位上。他从未去过后舱的后排，也没有看见什么黄蜂。

在他之后，走进房间的是詹姆士.赖德。他不认识死者，在巴黎业务拜访后回到伦敦。他正好坐在死者的前面，可没有听到任何喊叫和呻吟。除了乘务员，没有任何人来过后排。对，两位法国人就坐在过道对面，但他们一直都在说话。乘客就餐快结束之前，年轻的那位弄死了一只黄蜂。他不知道什么是吹管，而且从来没有见过。

就在这时，一位警察敲门进来。“这是警官发现的，他们说你现在正用得着。”他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，小心解开了包裹着的手绢。

“上面没有指纹，因此，警官要我十分小心。”这正是一支由原始工艺制造的吹管。

贾普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这就是南美人用的武器？曾经听说过，可从未亲眼看过。你们这是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“九号座位下不显眼的地方。”

“真有趣。”波洛说，“那正好是我的座位。”

“哦，看来你感到吃惊。”赖德先生说。

贾普皱了皱眉，“谢谢，赖德先生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他回头对波洛咧了咧嘴。

“是你干的，老鬼？”

“我的朋友，”波洛庄重地说，“如果我杀人，可不会用南美印第安人的毒针。”

“这的确很卑鄙，”贾普说，“不过也很有效。”

“凶手一定不简单。”

“他的时机把握得再好不过了，这家伙一定是个疯子。好了，还剩下一位姑娘了。简.格雷，好像是什么历史人物的名字。”

“她很迷人。”波洛说。

“是吗？这么说你根本没睡着，老家伙。”

“但她显得有些不自在。”

“不自在？”贾普警觉地问。

“哦，我的朋友，女孩子的不自在常常是由于某个小伙子，而不是谋杀。”

“也许你是对的……，哦，她来了。”

简的回答简单明了，她在布鲁顿街一家美发厅工作，住在哈罗盖特街，从派尼特返回英国。然后她有谈到了赌场上的事情。

“我看这些赌场是非法的。”贾普说。

“我倒认为是个好去处，”简说，“难道您就没有在赛场上投放过半个先令？”

贾普看上去有点不自然，他连忙又继续提问。她不认识死者，但在法国布尔歇机场见过她，“因为她长得十分丑陋。”其余回答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

“这可把我给难住了。”贾普说，“我们现在在找什么呢？一个去过吹管产地的人？那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得找位专家来咨询咨询。”

“原则上应当如此。”波洛说，“不过，假如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吹管上贴着一块极小的纸片，很像是被撕去的价格标签。我想这件东西不知怎么落到了古玩收藏店主的手中。看来，这使我们的调查容易多了。还有一个小问题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那张清单要做得尽可能详细，就是乘客物品清单。”

“哦，现在还不少时候，不过会做好的。你干吗老是关心这个？”

“我感到很纳闷，希望不放过任何线索。”

贾普并没有用心听他说话，他仔细查看被撕去的价格标签。

“克兰西说他买过一支吹管，这些侦探小说家老是在捉弄警察，假如我们按他们的设计去开展调查，那我们警察不都成白痴了！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4)

玛丽.莫里索谋杀案听证会于四天之后进行。这一轰动事件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关注，听证会场挤满了人。

第一位出场的证人是一个高大的、留着灰胡须的法国人，梅特.亚历山大。

他的英文说得很慢，但十分地道。

“你看过了尸体，”法官问，“能认出她是谁吗？”

“她是我的客户，玛丽.安杰利克.莫里索。”

“那是她护照上登记的名字，她还有其他名字吗？”

“有，吉赛尔夫人。”

场内一片嗡嗡声，记者们准备好了纸笔。法官说：“你能不能详细谈谈这位叫莫里索或者吉赛尔夫人的人？”

“吉赛尔夫人是她的职业名字，她用它来开展业务。她是巴黎知名的放债人。”

“她在什么地方开展业务？”

“乔里特街，她的私人住宅。”

“据说她常到英国来，她的业务也延伸到了这个国家？”

“对。她在英国有许多客户，在英国的某个社会阶层享有极高的声誉。”

“你说的某个社会阶层指什么？”

“她的客户大都是上层和职业人士。对待这种客户需要相当谨慎。”

“你能不能详细谈谈她的各类业务？”

“不能。我在法律上对她负责。不过吉赛尔夫人是一位一流的生意人，具有优秀商业人士的所有素质。她将自己所有的业务都控制在手中。可以说，她是一位极富创新精神的知名人物。”

“那么据你所知，她去世时是一位富有的女人了？”

“非常富有。”

“据你所知，她是否有过仇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梅特.亚历山大走下台子，下一位证人是米切尔。

“你是环宇航空有限公司的老乘务员，在普罗米修斯号上服务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上周星期二，也就是18日，你在从巴黎飞往克罗伊登的两点钟的航班上服务，死者在乘坐这次航班。你以前见过她吗？”

“见过。半年前我在8点45分的航班上服务，她有一两次乘坐这次航班。”

“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我有记录，不过没有特别注意。”

“你听说过吉赛尔夫人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请讲述一下当时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我送完午餐之后便开始发送帐单。我先以为她睡着了。5分钟以后我试着想弄醒她，结果发现她已经死了。我从乘客当中找到一位大夫。他说——”

“布赖恩特大夫将很快出庭作证。请您看看这个。”吹管送到了米切尔跟前。“你以前见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没有看见哪一位乘客持有过吹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艾伯特.戴维斯。”年轻的乘务员走了上来。“你是环宇航空有限公司的雇员，普罗米修斯航班上周2班次的乘务副手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发生这件事的？”

“米切尔先生说一位乘客出事了。”

“你以前见过吗？”吹管被送了过去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没有看见哪位乘客持有过吹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还有没有你认为可以提供的线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很好，你可以下去了。”

“罗杰.布赖恩特大夫。”

布赖恩特报了姓名、地址、职业等。

“请描述一下上周二即18日飞机上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飞机即将到达克罗伊登时，值班乘务员前来问我是不是大夫，他说有位乘客生病了。我起身跟他走了过去。那女人至少死了有半个小时了。据我估计约在半小时和1小时之间。”

“你对死因怎么看呢？”

“没有详细的检查很难做出判断。”

“是你注意到她颈侧有一个针眼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……詹姆斯.惠斯勒大夫。”

惠斯勒大夫体形单薄，个子矮小。

“你是本警区的法医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你为本案作证。”

“上周星期二刚过3点钟，我被叫去克罗伊登机场，然后上了普罗米修斯号飞机，一位中年女子已经死了，死亡发生在约1小时之前。我注意到颈静脉上有一个小圆点，可能是黄蜂蛰叮或者小针扎刺的结果。尸体被弄到停尸间之后，我进行了详细的检查。”

“你的结论呢？”

“死亡是由毒素渗入血管，心脏骤然瘫痪所致。”

“请谈一谈这种毒素。”

“这种毒素我以前从未见过。”

专心致志的记者们记下：“未知毒物。”

“谢谢。……亨利.温特斯普。”

温特斯普先生体格高大，表情和蔼。他是政府在罕见毒品方面的首席权威。

法官将毒针拿起来问温特斯普先生是否见过。

“见过。并且已经对它做了分析。”

“请谈谈分析结果。”

“当然。某些部落常使用这种毒素，他们事先在箭头上蘸上一种名为箭毒的毒物。”

“您认为死亡是由箭毒所致？”

“哦，不。”温特斯普说，“这种毒素并非由人制作，据我分析，针头上蘸的是一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汁。”

“什么是布姆斯兰？”

“一种南非的毒蛇，世上现存最剧毒的蛇类。我举个例子吧，将毒汁注射到鬣狗身上，还未拔出针头它就死了。毒汁致使皮下出血，心脏功能瘫痪。”

记者们写下：“离奇的故事。空中毒蛇事件。比眼镜蛇更致命。”

“你有没有见过用此类毒汁杀人的案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谢谢，温特斯普先生。”

探长威尔逊宣誓作证说，在座位下发现的吹管没有指纹。对吹管的发射距离做了试验，最大射程为10码。

“赫邱里.波洛。”

波洛的证词相当严谨，他没有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事情。对，是他发现了地上小针，所发现的地方正好是死者颈部的下方。

“霍布里伯爵夫人。”

记者们写到：“伯爵的妻子为空难之谜出庭作证。”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年轻漂亮的维尼夏.克尔，但她的证词却没有詹姆斯.赖德引人注目。

“你的职业是什么？”

“埃和斯水泥公司的总经理。”

“请仔细看看这支吹管，你以前见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就坐在死者前面的4号座位上，可以看见机舱里所发生的一切？”

“不，我看不见，因为座位都是高靠背。”

“假如有人走上过道，将吹管对准死者，你一定能看见。”

“当然，但我没有看见这种情况。”

“你座位前两排的一位男子去过洗手间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他直接朝你走来？”

“不，他直接从洗手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”

“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还有谁离开过座位？”

“我前面的那个人，他经过我去了机舱的后面。”

“我抗议。”克兰西先生从座位上撑了起来嚷到，“是在这之前，大约是1点种。”

“请坐下，”法官说，“会轮到你的，……请继续，赖德先生。那么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好像是一支钢笔。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。”

“朝你走过来的人只有他？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？”

“我去过洗手间，不过我手上没有吹管。”

“你的音调有些失礼。请下去。”

诺曼.盖尔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的，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。

于是，记者写到“侦探小说作家出庭，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杀人武器。”

“对，”克兰西说，“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，而且我今天把它带来了。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。这是我的吹管。”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。记者们写到：“作证庭上的第2支吹管。”克兰西严肃地对法官说，自己出庭是为了维护正义。他长长的发言不时被打断，从他嘴里并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

简.格雷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。随后是两位法国人。阿曼德.杜邦说他是前往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。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，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，直到听人说身后一位乘客出了问题。

“你认识死者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？”

老杜邦耸耸肩，“我没听说过。况且，近来我经常不在巴黎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你最近去过中东。”

“对，古波斯。”

“你们父子去过世界上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民族用蛇毒作为武器？”

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”

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。他不认识死者，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。还有，他弄死了一只毒蜂。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。

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，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于捉摸的案子。

一个妇女在空中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遭谋杀，很显然凶手就在出庭作证的人当中，他们之中的一位以极为狡猾的手段在说谎。

犯罪的方式及其残酷，在10位——加上乘务员有12位——证人中，凶手手持吹管将毒针吹射到死者的喉部。具有意义的物证是一支吹管，一支毒针和死者脖子上的针眼。由于出庭作证的人都否认认识死者，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了。

一位方脸的陪审员带着疑虑的目光欠身说：“您说吹管是在一个座位下发现的，那是谁的座位？”

法官核对了一下文档，威尔逊探长凑上去在他耳边低语了些什么。

“哦，对，是9号座位，波洛先生的座位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、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，他曾经多次成功地与伦敦警察厅合作。”

方脸陪审员将目光转向波洛先生，似乎有些怀疑眼前这位留着胡子的矮小的比利时人。

法庭休会5分钟。当陪审员重新入座，并将陪审裁决书交给法官时，他皱了皱眉，“废话！我无法接受这份裁决。”几分钟后，一份修正裁决书又递交了上来：“我们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，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明是谁下的毒。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5)

简.格雷离开法庭时，发现诺曼.盖尔在她身边。

他说："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官不接受第一份裁决书。"

"让我告诉你吧，"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说。他们回头一看，赫邱里.波洛先生正朝他们挤着眼，"那份裁决书对我十分不利。"

"哦，是吗？"简高声说。

"我刚才听见有人说：'是那个外国人干的。'陪审团也这么想。"

简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向他说些安慰话，或是随便一笑了之。结果还是波洛先生报以同情的一笑。

他说："好了，再见，我得工作了，以维护我的名声。"他微笑着点头离去了。

盖尔说，"他自称是什么侦探，不知道怎么个侦探法的，罪犯老远就认出他了。"

"我看你对侦探的看法已经过时了，"简说，"他们不用带假胡子伪装自己。如今，他们坐在办公室里进行心理分析。"两人不知为何都笑了起来。

"哦，对了，"盖尔说的有些快，双颊略微发红，"不知道…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……我想请你喝茶？咱们都是无辜的同胞……"盖尔的难为情更加衬托出简的沉着冷静。

"非常感谢。我也想喝茶。"

他们来到一间茶庄，侍者板着脸前来服务。喝茶的人不多。简脱去手套，望着桌对面的盖尔。他很英俊，蓝蓝的眼睛，微笑的脸。

"这桩杀人案真奇怪，"盖尔连忙提起话题。

"可从我工作的角度考虑，我倒是有些担心。"

"哦，这我没想过。"盖尔应道。

"安东尼也许不愿继续雇用与谋杀案有牵连的人。"

"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"盖尔说，"生活就是这样不公平。可这又不是你的错。"

“哦，这只是我的担心，”简提醒他说，“没有必要为未发生的事情大惊小怪。反正我也许就是凶手，任何人都不愿让凶手给他做头发。”

“任何人一看就知道你不会杀人。”盖尔热情地望着她说，“我发誓你不是凶手。”

“我也发誓你不是凶手，”简说，“否则你的病人就不会找上门来了。”

“我的病人？对！”盖尔若有所思地说，“牙科大夫是杀人狂？不！那他前景可非常不妙。”他停顿了一下换了一个话题：“你觉得派尼特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玩。”

“以前去过吗？”

“没有——”简猛然想起了自己在赌场上意外的胜局，她也试着寻找其他话题。可不一会儿，盖尔又提起了谋杀案。

“简——请允许我这样称呼，你觉得谋杀这位吉赛尔的凶手究竟是谁呢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你想过了吗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我只是担心自己的处境，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凶手就在飞机上。”

“对，法官对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我相信你我都不是凶手，一定是其他人干的，因为我一直都在看着你。”

“对，”简说，“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也相信不是你干的，一定是其他人。不过究竟是谁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诺曼.盖尔摇摇头，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。

“我们什么异常的情况都没有看见，至少我没有看见。”

“我也没有。”盖尔说。

“这太奇怪了。我敢说你什么都没看见，因为你的脸对着前方。可我，我面对后方，应该——”简停住了，她的脸有些发红。她记得自己的双眼一直盯着一件蓝色套衫，而她的心却老是想着穿套衫的这个人。

诺曼.盖尔在想："她干吗脸红？她很迷人，我要向她求婚。对，我……不过别操之过急，得想法找借口经常能见到她，比如说这桩谋杀案……"

他抬高了嗓门，"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，将所有的人都想一遍。乘务员？"

"不是。"简说。

"我同意。我们对面那个女人？"

"霍布里夫人这种人不会杀人。克尔小姐呢？不会，这个乡下佬怎么会去杀一位法国老妇呢？"

"那个留胡子的人呢？陪审团认为他有最大的嫌疑，可法官又不同意。大夫呢？他也不像。"

"如果他是凶手，他不会留下这些痕迹。"

"对，"诺曼仍然有些怀疑，"这种毒针是否真的存在也很难说。那么，拥有一支成功的矮个男人呢？"

"他叫什么？赖德？"

"对，有可能是他。"

"还有两个法国人。"

"这两个最有可能，他们去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。那年轻人满脸不高兴，好像在担心什么。"

"杀人凶手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了。"诺曼严肃地说。

"不过，他样子挺可爱。"简说，"老父亲也挺和蔼。我希望不是他们。"

"看来我们还是没有结果。"诺曼说。

"我们应当了解有关死者的许多事情才能做出判断，比如她的仇人，谁将继承她的财产等。"

"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，"盖尔慢慢地说，"谋杀不仅仅涉及到受害者，也影响到无辜的人。你我都是无辜的，但谋杀的阴影笼罩着我们，也许这阴影将影响我们的一生。"

简本来是一个冷静的人，这时也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
"对，"她说，"你使我感到害怕了。"

“我自己也有些害怕。”盖尔说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6)

检查官贾普看见赫邱里.本来走过来，他对他咧嘴一笑。“喂，老家伙，”贾普说，“你差点被送去蹲监狱。”

“我很担心，”波洛严肃地说，“这种事会影响我的职业声誉。”

“有些书上说，侦探有时也会变成罪犯。”

一位瘦高个走了过来，贾普向波洛介绍：“这是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先生，他专程前来协办此案。”

“我还记得几年前有幸见过你，波洛先生。”福尼尔走向前与他握手。

“我提议，”波洛说，“请两位先生光临寒舍吃顿便饭，我还邀请了梅特.亚历山大，希望你们别介意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贾普热诚地拍了拍波洛的肩头，“反正你早安排好了。”

“不胜荣幸。”法国警察有礼貌地说。

“我刚才和一位美丽迷人的姑娘说过话，”波洛说，“我希望尽快洗刷我的嫌疑。”

“陪审团不喜欢你那副模样，”贾普说，“我很久没听说有谁开如此大的玩笑了。”

当朋友们在享用矮小的比利时人提供的丰富饭菜时，他们一致同意不提此案。福尼尔和亚历山大对丰盛的晚餐大加赞赏。

“有点法国味，还真可口。”贾普说，“好了，我们谈正事吧。亚历山大先生上有个约会，利用这时间先向他咨询咨询。”

“很荣幸为大家效劳。比起在法庭，我在这儿说话要自由得多。在出庭之前我和贾普先生简短地交谈过一次，他让我尽量保持沉默。”

“对，”贾普说，“否则会说漏嘴。那么现在请详细谈谈这个叫吉塞尔的女人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对她知之甚少。谁都知道她是个知名人物。至于她的私人情况，也许福尼尔先生知道得比我还多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吉塞尔夫人与众不同，我觉得她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姑娘，由于出天花而毁

了容。我的印象是，一个喜欢玩弄权力的女人，并且地生意方面十分精明，她那坚强的决心和意志决不允许任何情感影响她的事业。她的声望来自谨慎和坦诚。”

他看见福尼尔赞许地点了点关，继续说：“然而她的坦诚却经不住法律的检验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敲诈。对，一种特殊形式的敲诈。她对自己放债的数目和归还方式都十分谨慎小心，应当指出的是一整套使借贷人还债的手段。”

波洛欠身仔细地听着。

“今天上午亚历山大先生说过，吉赛尔夫人的客户主要是上层和职业人士，公众舆论对这种阶层的人并无好感。吉赛尔夫人有自己的情报机构，在放债之前，特别是对大额数目的借贷，她都要对举债人进行全面的调查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波洛说，“这种秘密调查是她开展业务的保证和前提？”

“完全正确。在这种方式下，她变得近乎毫无人性。然而，她获得了回报，对她来说，勾销一笔借债是十分难得的事情。我们了解她的业务活动，但其具体做法却不为人所知。”

“你刚才提到，”波洛说，“她毕竟有过勾销借债的事情，那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？”

福尼尔想了想说：“她的情报被泄漏，或者说情报被送到了借债人的手中。”

“从经济利益上讲，”波洛说，“这对她并没有好处。”

“但应当说对她有间接的好处，”贾普说，“因为此笔债务将由其他人支付？”

“完全正确，”福尼尔说，“这就是所谓的相对效果。”

“这就对本案的作案动机提供了极好的说明。”贾普捏了捏鼻子对亚历山大说，“应当弄清楚她向谁放过债。我想你能在这方面帮助我。”

“她有个女儿，”福尼尔又说，“也许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，她母亲就未见过她。然而在几年前，吉塞尔夫人留下遗嘱，除了将一小部分

财产给自己的贴身仆人外，其余的都留给她女儿安尼.莫里索。据我所知，这是她唯一的一份遗嘱。”

“她有多少财产？”波洛问。

“大概有八九百法郎。”

波洛翘起嘴唇吹了一下口哨，“八九百万英镑！安妮.莫里索小姐要成富婆了。”

“可她不在飞机上，”贾普冷冷地说，“但有可能她等得不耐烦了，便杀了她母亲。她有多大？”

“大约二十四五岁吧。”

“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。飞机上所有的人都说不认识吉塞尔夫人，但有一人在撒谎，必须找到他是谁。也许我们可以搜查一下她的私人文件。福尼尔？”

“我和伦敦警察厅一通完话，”法国警官说，“便立刻去了她的住所。她的私人文件都放在一只保险箱里。当我赶到时，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毁了。”

“烧毁了？怎么……？”

“吉塞尔夫人有一位叫埃莉斯的贴身仆人。根据吉塞尔的指示，一旦她有什么不测，埃莉斯就立即烧毁保险箱中的文件。”

“太难以置信了。”贾普吃惊地说。

福尼尔继续说：“吉塞尔夫人有一套秘密联络方式。她很无情，但说话算数。”

四人同时不语了，思忖着这位死者的古怪性格。

亚历山大起身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们，我有约会得走了。假如还需要我提供任何情况，请随时来找我。”他有礼貌地和大家一一握手，离开了房间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7)

亚历山大走后，三人凑近在桌子边。

贾普取下钢笔帽，“飞机的后舱里有11位乘客和两个乘务员。在这13个人当中有人位是凶手。有些乘客是英国人，有些是法国人，后者我将交由福尼尔先生处理，我着手调查那些英国人。福尼尔，你的调查将在巴黎进行。”

“不仅仅是在巴黎。”福尼尔说，“今年夏天，吉塞尔去过法国的一些海滨胜地洽谈业务，如多维尔、派尼特和温默鲁，她还去过南方的一些城市如昂蒂布和尼斯。”

“很好，我记得有一个乘客也去过派尼特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谁占据的位置最有可能发射毒针。”贾普将一张飞机后舱座位草图摊开放在桌子中间。

“应当支掉这位波洛先生，这样就只有10位乘客了。”

波洛无奈地摇摇头，“不能轻信任何一个人。”

“那好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也将你包括在内。”贾普和蔼地说。“还有乘务员。从可能性的角度看不像是他们，他们不大可能借一大笔款项；但从位置的角度看，他们又最有可能，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在最佳发射位置。不过我深信他们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将被乘客们看见，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对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。但是——谋杀案毕竟老发生了。”

“而且干得很漂亮，”波洛说，“我们3人坐在一起谈论它，但毫无结果，这不能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。”

“而且是一个奇迹。”福尼尔说。

“不管是不是奇迹，”贾普说，“我们毕竟获得了医学化验的结果，还有杀人凶器。诚然，我们不能排除两个乘务员，不过我认为是他们所为的可能性极小。同意吗，波洛先生？”

“你还记得吗？在场的所有的都不能排除，包括我在内。”

“好吧。我们先从餐具室和洗手间开始。第16号座位是……”贾普用钢笔指着草图说，“理发厅的姑娘，简.格雷。她赢得了一场赌局，

去派尼特把钱挥霍了。这说明她好赌，也许由于手头拮据向吉塞尔借了钱，但一定不是大数目。对我们和吉塞尔来说她不过是一条小鱼。此外，简小姐很难弄到什么毒蛇，因为做头发和面部按摩不需要这东西。”

“应当从能否弄到蛇毒这一点入手，只有五十分之一的有这方面的知识。

看来我们的调查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了。”

“这样有一点就十分清楚了。”波洛说。

福尼尔带眷怀疑的目光看了他一眼，贾普在整理自己的思路，他继续说：“凶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。首先，他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奇异之地，对蛇类和蛇毒有所了解。这是第一个条件。”

“另一个呢？”

“科研能力。这种名为布姆斯兰的毒素一般只在一流的实验室才能找到。

据温特斯普说，蛇毒，确切地说是眼镜蛇毒有时也用于药品配方，以治疗癫痫之症，而且很有效果。用蛇毒治疗病症已经在医学界得广泛的研究。”

“有趣，有启发。”福尼尔说。

“对。再看看这位格雷姑娘，她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：缺乏动机，没有机会获得毒物，不太可能会使用吹管做凶器。”

三人埋头看着草图。贾普继续说：“这是16号座位，这是死者坐的2号座位，中间有这么大的间隔。假如她不离开座位——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，她根本无法将凶器对准死者的颈部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排除她。”

“再看看她对面的12号座位，是牙科大夫诺曼.盖尔。他俩的情况几乎相似，并且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有机会获得蛇毒。”

“牙医们不会用它来做注射，”波洛说，“否则，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手段还不如说是一种公开杀人。”

贾普眨了眨眼，“然而，由于工作关系他有可能接触到某些特殊的药品，也可能在科技界交有朋友。然而从可能性的角度考虑，他应当

被排除在外。他离开过座位，但只去了洗手间，然后又直接回到了座位上。此外，他面对与死者完全相反的方向。”

“我同意，”福尼尔说，“现看下一个。”

“过道对面的17号座位。”

“本来是我的座位，”波洛说，“一个女士说她想和朋友坐在一起，我就让给了她。”

“是维尼夏小姐。她有可能找吉塞尔借钱，虽然她一生中未有过什么不好的记录，但我们得稍稍留心一下。她所在位置有这可能，她与死者正好在后舱对角线的两头。可她去遥远的地方弄些奇怪的毒物来，这又不太可能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福尼尔说，“我看我无法将谋杀案与她联系起来。”

“13号座位上是霍布里夫人，”贾普说，“即使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”福尼尔说，“这位女士是派尼特一家赌场的常客。”

“可她并没有离开过座位，其他11位乘客可以作证。”

“9和10号……”福尼尔在草图上移动着手指。

“波洛先生和布赖恩特大夫。”贾普说，“请波洛先生自己说说看？”

“我的胃出了毛病，”波洛无奈地摇摇头，“这时我的头脑是胃的仆人。”

“那么布赖特大夫，不太可能去找一个法国女人借钱，但以他的科研能力而言，他的嫌疑较大，从某个实验室弄一试管蛇毒还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情。”

“你说的有点意思。”福尼尔说。

“此外，是他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，他为什么不说是心力衰竭——一种自然死亡？”

“我想，”波洛说，“那是大夫的第一印象。它毕竟很像自然死亡，也可能是由于那只黄蜂。别忘了，还有一只黄蜂。”

“不会忘的，”贾普说，“别唠唠叨叨地。”

“然而，”波洛继续说，“当我从地上拾起一根致命的毒针时，一切都证明了是谋杀。”

“它迟早会被发现的。”

波洛摇摇头，“凶手完全有机会且不为人察觉便将它拾起来。”

“布赖恩特？”

“或者其他什么人？”

“说得对，”贾普说，“布赖恩特完全应当被列为嫌疑人，他可能探起头，从座位上吹射毒针。不过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得见？”

“这有一个心理注意力的原因。”福尼尔说，“假如一列行驶的火车经一间正在燃烧着的房子，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窗外。在这一特定的场合下，一个人抽出匕首向另一个人刺去，其他人不会注意到他在行刺。”

“我们能够找到飞机上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时刻……”波洛说，“应当说这一时刻的出现是凶手蓄意造成的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法国警官福尼尔说。

“好吧，我们把它做为一个疑点记录下来。”贾普说，“下面是丹尼尔.克兰西的座位。依我看，他才是最大的嫌疑人。神秘小说的作者大都有广泛的兴趣。弄点蛇毒，找个化学家配制毒物那还不容易。别忘了，只有他一个人经过吉塞尔的座位，只有他。”

“请放心，”波洛说，“我没有忘。”

贾普继续说：“他经过吉塞尔时，近距离向目标吹射毒针不需要那种分散注意力的时机。还有，他今天拿出的那支吹管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两年前买的？成天想着犯罪和侦探故事的人不会是健康人，时不时他就有一些想法。”

“有想法的作家才能写也好作品。”波洛说。

贾普又回到了草图边，“赖德的4号座位正好在死者前面，他去过洗手间，回座位的时候也要从吉塞尔身旁过。但假如是他干的，那两个法国考古学家，一旦他们专注于谈话，他们是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的，他们只关心5000年前的世界。”

贾普仍有些不解，“那么就来看看这对杜邦父子。福尼尔？”

“阿曼德.杜邦是法国知名的考古学家。”

“这并不能问题。他的位置最近，过道对面，吉塞尔的前一排。我看他们 一定去过世界许多古怪的地方，接触过土著人的什么蛇毒。”

“有可能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但我不相信是他。杜邦先生是学者，他放弃了较好的从商机会而献身考古事业，父子均为事业付出了他们的一切。我不相信他们与这件事有关联。”

“好吧。”贾普收拾起草图和笔记，清了清嗓子，“从可能性的角度上讲，简.格雷几乎为零，盖尔不可能，克尔小姐不太可能，霍布里夫人有可能。还有波洛先生，只有他能创造那种分散注意力的时机。”

贾普觉得自己的结束语很逗，波洛勉强报以微笑，福尼尔却有些疑虑。贾普继续说：“布赖恩特有可能，克兰西也有可能但动机不详，赖德有一定可能性；从动机上讲，杜邦父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但从获得毒物的机会上讲又有很大嫌疑。目前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，但需要开展一些例行的调查。我先从克兰西和布赖恩特着手，看看他们是否曾有过不好的记录，是否最近有异常的举动，还有这一年他们的一些活动。对赖德先生我也会这么调查，我将让威尔逊探长派人调查。那么，福尼尔先生你就负责杜邦父子。”

“今晚我就回巴黎。也许能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那里弄到些什么情况，我还要调查吉塞尔近来的活动，比如说夏天她去过派尼特。对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”

两人同时望着陷入沉思的波洛。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贾普问。

波洛站了起来，“我想和福尼尔一道去巴黎。我一直在想这吹管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问得好！由于它，你差点儿被关起来。”

波洛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考虑的不是因为它是在我座位下被发现的，而是它怎样被弄来的。”

“这我就不明白了。”贾普说，“它可以藏在任何地方，凶手怎么可能将它留在身上冒此风险呢？”

“说得对。不过你在检查飞机的时候也许注意到了，飞机上的窗户不能开启，但每位乘客座位顶上都有一个通风口，凶手完全可以将凶器塞出通风口而永远不会被发现。”

“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，这样做他会被别人看见。”

“那么，”波洛说，“他不怕别人看见他用吹管吹射毒针，难道就怕别人看见他将凶器塞出窗口？”

“这有些荒唐，”贾普说，“毕竟我们在那个座位下找到了吹管。”

波洛没有作答，福尼尔好奇地问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波洛赞许地点点头，“乘客物品的详细清单准备好了吗？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8)

“我说话算数，”贾普说着将一摞纸放在波洛面前，“乘客物品的详细清单。你先看看我们再谈。”

波洛将清单摊开，福尼尔也凑了过来。

詹姆斯.赖德的物品

衣兜——亚麻手绢。钱包里有7张1英镑的钞票，三张名片。合伙人乔治.埃尔伯曼的信函，上面写着“贷款已经谈判成功，否则我们将处境不妙。”信笺上有莫迪的签名，约定次日晚与特罗卡多见面。银质烟盒。折叠夹。钢笔。

一串钥匙。弹簧锁钥匙。零散的法郎和英镑。

手提箱——许多有关水泥方面的文件和材料。

布赖恩特大夫的物品

衣兜——亚麻手绢两条。英法货币和钥匙。记事本。烟盒。打火机。钢笔。

盒里的长笛。

诺曼.盖尔的物品

衣兜——丝手绢。英法钞票和零钱。两个法国公司的名片。牙科器具盒，里面没有东西。银质打火机。一串钥匙。

手提箱——白衣亚麻外套。两面微型牙医镜。医用棉花。3本杂志。

阿曼德.杜邦的物品

衣兜——法郎和英镑。眼镜盒与眼镜。棉质手绢。香烟和打火机。牙签。

手提箱——英法钞票。香烟盒和打火机。钢笔。两支铅笔。小笔记本，上面有潦草的记录。马里纳签名的英文书信，信中邀请他去托特纳姆餐厅进餐。

丹尼尔.克兰西的物品

衣兜——有墨迹的手绢。漏水的钢笔。英法钞票。3张有关最近犯罪案件的剪报。两封房地产商的售房广告信。记事本。钢笔刀。3张收讫和4张未付的帐单。故事情节构思笔记本。意大利、法国、瑞士和英国的钱币。那不勒斯饭店收讫的帐单。一大串钥匙。

外衣兜——为一部小说准备的手记。高尔夫球。一双袜子。牙刷。一张巴黎饭店收讫的帐单。

克尔小姐的物品

小手提包——粉盒。香烟盒。一封未写完的信贷公函。

化妆盒——瓶、刷、梳等。修指甲用具。牙刷、海绵、牙粉、肥皂。两把小剪刀。5封私人信件。两部小说。长毛狗的照片。

简.格雷的物品

手提包——口红，粉盒。钥匙。手绢。派尼特饭店收讫帐单。英法钞票。

一枚赌钱的筹码，价值5法朗。

化妆盒——全套化妆用品。精制的修指甲用具。一只小瓶，上面标签上写着：硼酸粉。

波洛看完清单后，贾普指着最后一栏说："我的人差点被蒙过去了。硼酸粉其实就是可卡因。"波洛的眼睛亮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点点头。

"也许这与本案无关，"贾普说，"但有吸毒史的人不一定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凶手不太可能是她。"

波洛将清单放下，叹了一口气，"从表面上看，显然有一个人是凶手。但我却不明白是为什么。"

贾普盯着他说："你看出什么来了？"

"我想是这样。"

贾普抓起清单和福尼尔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"不是在开玩笑吧，波洛先生？"

"不，不。"

"你呢，福尼尔？"

法国警官摇摇头，"我也许很笨？……"

“当我们将它与本案的某些特征联系起来的时候……”波洛停顿了一下，“不，也许我错了。我一直希望在清单中找到一件物品，我的确看到了。但它却与我的思路相反。正确的线索，但不恰当的人选。这意味着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某些迹象出现了，并且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。你们也许没有察觉。那好，我们各自按自己的思路行动吧。我不敢确信自己，只不过是某种猜测而已。”

“我看你说得太玄了。”贾普说，“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。我负责伦敦这边，你回巴黎。那么你呢，波洛先生？”

“我现在更希望和福尼尔一道去巴黎。”

福尼尔起身与他们握手，“感谢你们热情的款待。我们明天在克罗伊登机场再会。”

两位侦探走后，波洛陷入了沉思，他收拾好桌椅，希望从杂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。他坐在桌旁，顺手拿过一本杂志，封面标题是：两位日光崇拜者——霍布里伯爵夫人和雷蒙德.巴勒克拉夫先生在派尼特。封面照上，两人身着泳装，双臂缠绕在一起。

“这种人会这么做的，会的。”波洛自语道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9)

翌晨，天气真好，波洛感觉自己的胃有上佳的表现。他和福尼尔登上了8点45分去巴黎的飞机，机上只有七八位乘客。波洛打算利用旅途的时间做做试验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竹管，将它放在嘴边瞄准某个目标。他连续试验了3次，使一些乘客禁不住用奇怪的目光望着他。

福尼尔躲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并不为波洛的傻气而感到开心，“别人一定觉得你挺逗，我的朋友。”

“这很自然。但这种公开演示的结果显而易见不过了，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你。”

“并不是所有的人。”

“你是对的。一个成功的杀手将确保任何人都看不风他。”

“这虽说不太可能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但一定有那样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时机。”

波洛犹豫了一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一定有，但我的想法你稍有不同。我觉得视觉可能欺骗了我们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打开心灵的视窗，让心中的细胞活跃起来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波洛先生。”

“因为你心中事先已设计好了视线的目标，因此你所观察到的都是事实。”波洛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。5分钟之后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到达巴黎后，他们直奔乔利特街3号。看门人对警察再次来访似乎满脸不高兴。经过福尼尔的解释，看门人撕去了一楼的封条，让他们进了吉塞尔夫人的办公室。福尼尔环顾四周，然后耸耸肩，“看来没有新的发现。”

波洛绕过书桌面对福尼尔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“这有一只铃。”他说。

“对，那是叫看门人的。”

波洛打开抽屉，里面有文具、日历、钢笔和铅笔，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。

他朝墙角的保险箱看了看，“里面已空了？”

“对，被那该死的仆人烧光了。”

“嗯，那个贴身仆人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立即去见她。”

埃莉斯.格兰迪尔个子矮胖，已步入中年，两只眼睛警觉地扫视着福尼尔和他的同伴。

“波洛先生和我今天从伦敦赶来。听证会于昨天举行。毫无疑问，夫人被 人毒死了。”

法国女人沉重地摇摇头，“被毒死了？！真可怕。谁会干出这种事情？”

“也许你能帮助我们。”福尼尔说，“你知道夫人有什么敌人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埃莉斯有点激动，“诚然，夫人的客户有时有些不讲道理，他们喊叫，抱怨，为自己不能还钱而争辩。”

“有时他们不还债？波洛问。

“是这样，不过最终还是还清了。”

“夫人是一位强硬的女人。”福尼尔。

“但她是公平的。她借债给人当然希望还钱，她不欠任何人的。你们说她强硬，这不是事实。夫人很善良，她为许多慈善机构捐款。看门人的妻子得了病，还是夫人出钱送她上医院的。”她气得脸都发红了，“你们不了解夫人。”

福尼尔等她气头过后说：“你说她的客户最终还是还请了借债，那么夫人是怎么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呢？”

“我一无所知，先生。”

“你烧毁了夫人的文件。”

“她说过，一旦发生意外就烧毁保险箱的文件。”

“楼下保险箱的文件？”波洛说。

“对。那是夫人的指示。”

“不对，我知道文件并没有放在保险箱里。”波洛说，“因为那只保险箱太破旧了，任何外行都可以打开它。文件应该是放在其他地方，比如说在夫人的卧室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那只保险箱只不过是个幌子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夫人的卧室里。”

吉塞尔的卧室里放着笨重的家俱。埃莉斯走到角落，打开一只过时的箱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件驼毛大衣，大衣面襟里有一只很深的口袋。

“文件就在里面的大信封里。”埃莉斯说。

“3天前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可没有提这个。”福尼尔尖刻地说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。你当时问我保险箱里有没有文件，我说把它烧了。”她沮丧着脸说，“那是夫人的旨意。”

“这我不怪你，”福尼尔安慰她说，“现在我想让你听明白，小姐。夫人已经死了，她是被某一位知情者所害，那些情况都在文件里。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可以不必立即回答，你烧毁文件时看过里面的内容吗？我想提醒你，任何有关的情况对我们的侦破都大有帮助。”

埃莉斯急促地呼吸着，然后坚定地说：“没有，先生。我从衣袋里拿出信封时，连封口都未拆就把它们烧了。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0）

福尼尔注视她良久，才拿出笔记本坐了下来。“上次我问你，小姐，你说不知道夫人客户。可刚才你说听见过他们唠叨，乞求夫人的怜悯。”

“请听我解释，先生。夫人从未提到过任何一位客户的名字，她从不与人谈她的业务。比如说，她拆开一封信，干笑一声，似乎自言自语地说：‘真蠢，真蠢！别以为我会借出这么大一笔钱，我一定需要得到保证。情报就是保证，埃莉斯，情报就是力量。’她就这么说。”

“你见过前来拜访的客户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他们只去一楼，并且大都是天黑后才来。”

“她最近去了些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她出去了约半个月，到杜维尔、派尼特、普拉格和温默鲁。每年9月她都去这些地方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什么？”

“不记得了，先生。”她说，“这次夫人回来情绪挺好，一定是大有收获。她让我预定一张环宇航空公司去英国的机票。由于早班已满员，她只好乘坐12点的航班。”

“头一天晚上有什么客户来过？”

好像有一位，看门人乔治一定知道。

福尼尔从口袋里拿出些照片，“你认识里面的人吗？”

埃莉斯接过照片，一一看了一遍，然后摇摇头。

“我们去找乔治，”福尼尔说。

“好吧，先生。不过可惜的是乔治的视力极差。”

“我们走吧。喂，波洛先生，对不起，你在找什么东西？”

“我在找照片，”波洛说，“但没有她女儿的照片。”

“哦，先生您不明白，夫人是有个女儿。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自从她出生后，夫人就没有再见过她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福尼尔紧追着问。

“我听说夫人年轻时很漂亮，但也比较穷。她结过婚没有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有了孩子。后来她染上了天花，差点没死去。她告别了自己的美貌，也告别了青春和浪漫，她成了生意人。”

“可她把自己的财产给了女儿。”

“对，”埃莉斯说，“血浓于水嘛。夫人没有朋友，她只知道赚钱，十分节俭，从不奢侈。”

“她还留给你一部分财产。”

“对。夫人很慷慨，我的薪水很高，我十分感激她。”

波洛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，然后他坐下用双眼盯着埃莉斯。在他的审视下，法国女人显得有些不自然。“格兰迪尔小姐。”波洛说，“你知道是谁杀死夫人的？”

“天哪，先生。我发誓不知道。”

波洛的目光在她脸上搜寻着，，“好，我接受。那你知不知道谁会干这种事情？”

“先生，我不知道。”一丝犹豫的神情从埃莉斯的脸上闪过。

“让我告诉你，格兰迪特小姐。”波洛欠身说，“我有责任不相信任何人说的话。任何与本案有关的人在我看来都有嫌疑，直至他被证明是无辜的。”

埃莉斯愤怒地咆哮起来，“那你怀疑是我杀了夫人？”

“不，埃莉斯，”波洛说，“凶手是飞机上的一位乘客，但也许你是他的帮凶。你有可能将夫人的旅行计划泄漏给什么人。”

“没有，我发誓。”

波洛默默地看着她，过了一会儿点点头，“我相信你。然而，你隐瞒了一些事情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事情，证人尽力避免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。你不用抵赖。我的朋友福尔尼问你是否知道什么其他情况时，你看起来有些为难，你的回答是一种无意识的躲避。你一定还知道一些事情，而我非常希望了解。”

“那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“也许不是，但我想知道。埃莉斯，你对已故主人的忠诚无可非议，你对她充满感激之情。”

“对，我不得不承认是如此。”埃莉斯慢慢说，“夫人将孩子送给一家好心的农户，当时她对我说她是孩子的母亲。”

“她告诉你孩子有多大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她说她要让孩子过得很富裕，她死后她所有的财产将由女儿继承。”

“她谈到过孩子的父亲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不过在我的印象中，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，因为每当提起英国，夫人的声音里都带着愤恨。这只是我的印象而已……”

“很有价值的印象。埃莉斯小姐，你有孩子吗？”

“有过一个女儿，可5年前死了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”停顿了一下波洛又说：“你还有什么能告诉我们？”

埃莉斯起身离去，不一会儿拿来一个黑色的笔记本。“这是夫人的，不管去任何地方她都带着它。这次去英国，她怎么也找不到，后来被我碰巧发现了，于是我就把它藏在卧室。夫人指示只让我烧毁文件，没让我烧笔记本。这样我就把它留了下来。”

“我相信你是出于良好的动机，小姐。”波洛说，“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本子里是什么。”

“我看没什么东西，先生，”埃莉斯摇摇头说，“是夫人的私人备忘录，还有数字。”

波洛接过笔记本，小心翻开。

CX265。上校的妻子。驻叙利亚。团部基金。

GF342。法国代表。斯塔维斯基的关系。……大约有20个这样的条目，笔记本最后用铅笔记有：派尼特，星期一。赌场，10点30分。萨伏伊饭店。ABC舰队街11号。

这些记录都不完整，只有吉赛尔才知道它能提醒自己什么事情。埃莉斯焦急地望着波洛。他不慌不忙关上笔记本，将它放进衣兜，“它会有用处的，小姐。你的良知也应当平衡了，因为夫人从未说过让你把它烧掉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埃莉斯的双眼亮了起来。

“本来你应该把它交给警方，我会和福尼尔安排一下，使你免于受到他们的责难。”

“真谢谢你了。”

“我想最后再问个问题。你是在布尔歇机场还是在公司售票处预定的机票？”

“我用电话在售票处预定的，先生。”

“是卡普辛斯街的售票处？”

“对，卡普辛斯街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1）

福尼尔和老乔治激烈地争吵着。乔治说：“那天晚上有个女人来过。你问我认识不认识，我说了，我的眼力差，即使她现在在我跟前我也认不出。我已经说过四五遍了。”

“难得你也不知道她的高矮、年龄还有肤色。”福尼尔的话有些尖刻。

“我不知道！我不想和警察搅在一起。夫人是飞机上被人毒死的，你们警察以为我乔治是凶手？”

波洛走到福尼尔跟前，轻轻拍了他一下，“好了，朋友。我肚子在抱怨了，我们随便去吃点什么。”

福尼尔看了看表说：“1点了，好吧。真是对牛弹琴……”他悻悻地看了乔治一眼。

波洛友善地对老人一笑，“我知道那个女人不高不矮、不胖不瘦。但刚才你说长得很漂亮，特别是穿着泳装？”他把一张从杂志上撕下的插画递给乔治说：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很漂亮，”老乔治说，“这和什么都不穿又有什么两样。”

“哦。如今时兴的是日光浴，这样就能更多地接触阳光。”

乔治咯咯笑起来，然后，他目送着波洛和福尼尔走向充满阳光的街道。

吃饭的时候，波洛又拿出笔记本，“很显然，人们总是希望避警察而远之，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长处了。”福尼尔说，“私人侦探能弄到官方渠道不能获得的东西。但事物的另一面是，我们有官方的纪录，有一整套的体系。”

“因此我们需要亲密地合作。”波洛微笑道。

福尼尔翻着笔记本，说：“你来看看这5条比较有意义。”他念道：

“CL52。英国伯爵夫人。丈夫。

RT362。大夫，哈利街。

MR24。假古董。

XVB724。英国人。挪用。

GF45。企图谋杀。英国人。”

“很好，朋友。”波洛说，“我们想到一块儿了。笔记本里只有这5条与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有联系。”

“英国伯爵夫人。丈夫。”福尼尔说，“这可能指的是霍布里夫人。我们知道，她是个赌徒，她很可能向吉塞尔借钱。‘丈夫’这个词有两种含义：一是吉塞尔夫人希望其丈夫为她还债；另一个是她抓住了霍布里夫人的什么把柄，威胁要将秘密告知其丈夫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波洛说，“不过我倾向于第2种可能。此外，我怀疑吉塞尔出门的头天晚上去拜访她的就是霍布里夫人。”

“哦，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根据看门人的表现。他坚持说什么都不记得，这有点蹊跷。霍布里夫人是个迷人的女人。还有，当我将杂志上她身着泳装的照片给他看时，我观察到他猛然吃惊了一下。对，拜访吉塞尔的人就是霍布里夫人。”

“她跟着吉塞尔从派尼特来到巴黎，”福尼尔说，“好像她有些绝望了。”

“我的朋友，我相信找到了一条线索，但却是一个不恰当的人。我感到纳闷，我的线索没错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你并不想告诉我？”福尼尔提醒他。

“不，我也许错了，完全错了。我不想把你也扯入泥潭。还是让我们沿着各自的思路走下去，继续看笔记本吧。”

“MR24。假古董。”福尼尔念道，“很牵强，也许与杜邦父子有关。不过很难让你相信，他是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，并且人品极佳。”

“这想法有趣，”波洛说，“那还是看下一个。”

“‘XVB724、英国人。挪用。’这太模棱两可了。”

“意义不大，”波洛同意他的看法，“谁在挪用？作家和大夫都不可能。

只有赖德先生是经商的，他有可能挪用款项，或向吉赛尔借钱。最后一项‘GF45。企图谋杀。英国人’的适用范围就大多了，除了杜邦

父子之外，其他人都是英国人。”他做了个手势向侍者要帐单。“下一站去哪儿，我的朋友？”

“去巴黎警察厅。他们可能有什么新的情况。”

“那好，我陪你去。”

在警察厅，巴黎遇见自己以前共过事的侦探长吉勒斯先生。寒暄之后波洛说：“这案子竟在我的眼皮下发生了。乘我睡觉的功夫就把人给杀了，这对我是一种侮辱。”

“这案子真有趣，波洛先生。吉赛尔是巴黎的名流，却又死得如此古怪。”

“完全如此。”波洛说，“好了，我和福尼尔来看看你们弄到了什么新情况。”福尼尔忧郁的脸随之激动了。

“的确有。一位名叫泽罗普洛斯的希腊古董商报告说，3天前他出售给凶手一支吹管和射针。我建议现在立即约见他。你也去，波洛先生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泽罗普洛斯的古玩店位于圣霍诺里街，所出售的物品有波斯陶器，廉价的印度珠宝，其他国家的丝绸和刺绣，还有埃及的廉价物品。矮胖的泽罗普洛斯先生有一双乌黑的眼睛，说话罗嗦。他欢迎警察的到来，对，他是卖过吹管和射针－－一种南美的古董。“先生们，我专卖波斯的古玩，大名鼎鼎的杜邦先生可以作证，他常光顾我的商店。我的物品没有固定的价格，我随便出个价，别人给一半我也卖了。的确，我也赚了些钱，我的东西大都是以低价从海员哪儿买来的。”他喘了口气，似乎对自己的话很满意，然后继续说：“吹管和射针就放在这儿，有两年了。上面镶有印第安人的头饰，还有一些劣等的珠子。

它一直都不起眼，直到来了那个美国人，他问我这是上面……”

“美国人？”福尼尔敏锐地问。

“对，是美国人，好像他并不怎么识货。我向他解释这东西的来历，说这是十分稀有的东西。他问多少钱，我给了个价。可他没有讨价便立即付了钱。我真蠢，应当再多要一些。后来我从报上看到了这个可怕的谋杀案，我觉得很奇怪。

于是我就和警察联系上了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泽罗普洛斯先生。”福尼尔礼貌地说，“你能描述一下吹管和射针吗？”

“吹管有这么长，”他在桌上量了一个距离，“比较粗，就像我这支钢笔，浅色。射针有4根，尖头上染有不显眼的颜色，另一头缠着红绸。”

“奇怪，”福尼而说，“有没有一根缠着黑黄色的绸带？”

“黑黄色？没有。是鲜红色，不过有些褪色了。”

福尼尔看了波洛一眼，不解地发现他面带微笑，“现在，请详细描绘一下那个美国人。”

“他就是美国人，声音在鼻腔里打转，不会说法语，嚼着口香糖，带着玳瑁眼镜，修长的身体，不算太老。”

“肤色呢？”

“我说不准，他带着便帽。”

“你能认出他吗？”福尼尔拿出一些照片，结果，泽罗普洛斯说他没有一人认识。

“很可能又是一次徒劳的追寻。”他们一走出古董店，福尼尔说。

“有可能，”波洛说，“但我不这样认为。价格标签是相同的，另外他的话有几处比较有趣。我们现在去环宇航空公司售票处。”

“当然，不过我们已经去拜访过了，他们的回答并无特别之处。”

波洛友善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说：“那得看怎么样提问。”

售票处的房间不大。福尼尔向一位叫朱尔斯.佩罗特的矮个男人亮出了证件，并说明了来意。

“我想，就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你们了。”佩罗特说。

“完全正确。不过我们想详细核对一下情况。吉赛尔夫人是什么时候来登记机票的？”

“17日用电话预定的。”

“是第二天12点钟的飞机？”

“对，先生。”

“可她的仆人说她希望预定8点45分的飞机。”

“不，不，是这样，夫人的仆人说预定8点45分的飞机，可已经满员了，我们就给她定下了12点的。”

“奇怪了，”波洛说，“我一位朋友也打算去英国，可早班飞机只有一半的乘客。”

佩罗特翻了翻记录本，“可能你的朋友说的不是那一天。”

“不，就是在谋杀发生的那一天。他说假如错过了早班，他将改乘普罗米修斯航班。”波洛盯着佩罗特，发现他双眼不停地眨动，前额也渗出了汗水。

“佩罗特先生，这是一桩谋杀案，如果你隐瞒了任何真相都将对你极为不利。”

佩罗特的嘴张开着，双手在颤抖。

“说吧，”波洛的声音挺强硬，“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谁给的？”

“我不是有意的……我根本想不到……”

“多少？是谁？”

“5000法郎，我不认识他……这会毁了我。”

“不说出来才会毁了你，全都说出来！”

汗水从佩罗特的头上流了下来，“我是无意的。那个人说想去英国，去找吉赛尔夫人借钱。他说她第二天要去英国。我对他说早班飞机已经满员了，我给了吉赛尔夫人一张中班机票，座位是2号。我想，这又有什么不妥？美国人就是这样做事不讲规矩。”

“美国人？”福尼尔连忙问。

“嗯，个子比较高，带着眼镜，留着山羊胡子。”

“他订座了吗？”

“订了，吉赛尔夫人旁的1号座位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塞拉斯.哈珀。我看了报纸，那人没有上飞机。”

福尼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“你向警察隐瞒了情况，这是很严重的。”说完他和波洛离开了售票处。一走到街上，福尼尔脱帽向波洛鞠躬：“我向你致敬，波洛先生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

“那天在飞机上一位乘客说早班飞机空了一半，而埃莉斯去订票时早班飞机已经满员了。这两件事无法吻合。此外，我记得乘务员说吉赛尔习惯乘坐8点45分的那班飞机。”

“那么，我的朋友。”波洛说，“不过，在巴黎假扮成美国人那还不容易？沉重的鼻音，嚼着口香糖，留着胡子，带着眼镜——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舞台形象。”他从口袋中拿出杂志的插画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身着泳装的伯爵夫人。”

“可她美貌迷人，身材苗条，不像是高大曲背的美国人。不，不可能。”

“我可并没有说是。”波洛仍然继续看着手中的画片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2）

斯蒂芬.霍布里27岁，长脸长下巴，精力充沛，但看起来大脑并不发达，他心地善良，有些自命不凡，并且固执。他将早餐盘端到桌上准备就餐，当翻开桌上的报纸时，猛然皱了一下眉头。他摇摇头起身上了楼。他敲了敲门，里面一个清脆的声音说："进来！"他走了进去。

这间宽敞华丽的卧室面对南方，西西里.霍布里坐在床上，面前放着一个早餐食物架。在这可爱的气氛当中，任何男人都将为之神魂颠倒，但对霍布里爵士来说，他妻子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。3年前，娇柔的西西里使他疯狂地坠入爱河。如今一切已经过去，他变得稳健面而有理智了。

霍布里夫的吃惊地说："什么事，斯蒂芬。"

"西西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们已经约定没有必要这样生活下去，你将有自己的房子种生活费用，非常可观的一笔费用。你干嘛又突然回来了？"

"我觉得这样更好。"西西里耸耸肩，"对，你喜欢的女人是克尔，你应当种她结婚。"

"现在为时已晚，因为我和你结了婚。"爵士说："可是你讨厌这个地方，讨厌这里的生活，那你干嘛又回到霍布里家族来？"

西西里板着脸说，"刚才我想过了，还是回来的好。"

"刚才？"他想了想然后又说："西西里，你从那个法国女人那儿借了钱吗？就是那个在飞机上被谋杀的女人。"

"没有，当然没有。"

"别装傻了，西西里。假如你借了钱，最好告诉我。警察迟早会抓住凶犯的。如果你和这件事有什么牵连，我们最好事先有所准备，然后找家庭律师福克斯来帮忙处理。"

西西里气愤地从床上撑起来说："也许你以为我是凶手，可我从不知道还有那种杀人的玩意儿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巴不得我明天就去死。"

“你说得夸张了，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家族的名声。”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头上的脉搏在跳动，他无法平静下来。她从前是多么温柔可爱，可现在变得庸俗、堕落、邪恶。他吹了一声口哨。一只卷毛狗冲着他摇头摆尾跪了过来，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院宅。他毫无目的地走着，心里很乱。在一条窄道上他遇见了骑着栗色马的维尼夏.克尔小姐。

“你好，维尼夏。”

“你好，斯蒂芬。”他们寒暄了一阵子。

“西西里昨晚又回来了。”斯蒂芬说，他俩沉默了片刻。“维尼夏，你知不知道飞机上那件事是谁干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不是西西里也不是我。她就在我对面，我们一直在注意着对方。”

“维尼夏，”斯蒂芬说，“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西西里究竟与这个吉塞尔有没有什么瓜葛？”这时他发现骑在马上的维尼夏十分迷人，风度翩翩。

“不知道。不过说实话，即使有我也不会吃惊。你干嘛这么担心？你们已经处于半分居状态，那是她的事。”

“只要她名义上还是我的妻子，就不能说与我没关系。”

“那么，你——你同意离婚了吗？”

“只怕她不肯接受。”他们沉默了一会，他又说：“假如我离了婚，维尼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

“人想会的。”她低头看着马眼说。斯蒂芬，她是多么地爱他，他们青梅竹马，可后来那个巧于心计的合唱队姑娘使他着了魔。“斯蒂芬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俩私奔，西西里准会同意离婚的。”

他猛然打断她，“我不让你这么做，我不能败坏你的名声。”

维尼夏想：他有偏见，有时固执，但我会永远爱他。“好了，斯蒂芬，我得走了。”她轻蹬了一下马肚，挥手远去。她骑马走了一会儿，无意中鞭子落在了地上。林中走出一个男人拾起鞭子递给她，并十分夸张地向她鞠了一大躬。

“那个外国人，飞机上是他给我让的座，他们说他是侦探。他到这儿干嘛来了？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3）

出庭作证的第二天一大早，简心神不定地来到安万美发厅。安托万先生的真名是安德鲁.利奇，他向她皱了皱眉。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乘飞机旅行，并从那引人注目的谋杀案中安然脱身。她的金发朋友格拉迪斯在远处向她挤眼，用手指了指身边一位前来做头发的棕发女郎。简走到格拉迪跟前，听她说道："亲爱的，别理他，快去招呼顾客。"

"您好，夫人。很久不见了。您今天染发？"

手拿《随笔》杂志的棕发女郎说："我想下周再说。"她猛然放下手中的杂志，"你就是昨天出庭的那姑娘？太可怕了。给我说说。"

"是夫人，真的挺可怕。"她开始讲述起来，并且还得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。这下一发不可收拾，所有的顾客都希望让"那个飞机上的姑娘"给他们做头发。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叙述，她受不了了，来到安托万的办公室要求增加报酬。

"你和谋杀案有牵连，我让你留下来都算不错了。"

"顾客都是冲着我来的。亨利美发厅还表示立即聘我。两位记者打算对我采访报道。"

安托万沉默了，然后点头同意了简的请求。格兰迪斯由衷地为朋友感到自豪，"安德鲁终于认输了，我钦佩你的胆识。"

于是，简的叙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，没有一点变化，好像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。一天晚上，诺曼.盖尔邀请她吃饭，他们谈得挺投机，并且发现拥有许多共同的爱好。又过了几天，在美发厅，简开手提包时，无意中将诺曼.盖尔的一封信落在了地上。格兰迪斯凑了过来，"你男朋友的？"

简的脸在些泛红了，"不是。我在派尼特认识的一位牙科大夫。"

"牙科大夫？他的牙一定挺白。他想吻你的时候准会说：'箐再张大一点'。"

"别逗我了，格兰迪斯。"这封信邀请简星期六共进晚餐。这天中午，简拿到了增加的工资，她的情绪可好了。这天中午，她换好装，

来到一家餐厅准备好好享用一顿。她在桌旁坐定后要了菜饭，然后拿出一本书准备翻阅。她用眼角向四周看了看，发现有一个年青人微笑着向他走来。

“还认识我吗？飞机上的谋杀案算是自我介绍。”

“哦，琼.杜邦。”简想，他是法国人，人们说得当心那些法国人。“你还在英国？”

“对。不过，我明天就回法国。警察抓到凶手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报上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。也许他们已经罢手了。这件事我一想来就毛骨悚然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不过那种丑陋的女人死了也不足为惜。杀死她，也算是一种满足吧。”

“满足？”

“小姐，”他笑了起来，“随便说说，我又没试过。咱们换个话题吧。你们英国人工作第一，然后是娱乐，最后是妻子。可妻子是人，应当放在首要的位置。”

“我就喜欢那种把照顾妻子当成乐事的男人，把我看作是他的奢侈品。”

“小姐，你这种想法我可不敢恭维了。不过，说实话，今天我有幸坐在你面前和你说话，那是上苍的安排。”

“你是考古学家？挖什么东西的？”简说。她似乎很专注地听着他谈论自己工作，有许多事情她似懂非懂。琼.杜邦最后说：“小姐，不知您是否介意……我明天就回法国了，我想请你今晚吃饭。”

“对不起，今晚我已经约了人。”

“哦，对不起。你会再来巴黎吗？”

“还没有这个打算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伦敦。”他站起身，握着简的手说：“我非常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你。”

简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叹了一口气。她抬头看了看钟，然后向侍者要来帐单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4）

就在简正经历一段走运的日子的同时，诺曼.盖尔的业务却出现了危机。每天都有病人打来电话，取消他们的预约就诊，有各式各样的借口——出门了，出国了，害了感冒，也许短期内不在英国……

眼前这位病人罗斯小姐说："希金斯夫人打让我转告你，她一定得取消下周的预约。哦，还有，布朗特上校说他星期四不能来。"

诺曼板着脸，点点头。他放下手中的器械，陷入了深思。当时我的确在飞机上，但这并不是我的错，看来我的职业生涯要给毁了。奇怪的是，简却像中了彩一样，而我的病人都退缩了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认识了简，她是多么可爱……

那天晚上与她吃饭的时候，他一直设法打起精神，但简太敏锐了，她终于说："你好像有心事？"

"对。那件谋杀案把我的病人都吓跑了。我是牙科大夫，不是凶手。"

"真是太不公平了。"

"说实话，假如我弄到了什么线索，我一定自己去跟踪调查。"诺曼说。

"你看，那是克兰西先生，一个人坐在那儿。我们不妨去跟踪他。"诺曼愉快地接受了简的建议。他们静静等待着。

终于，克兰西先生起身出了餐厅，诺曼和简紧随其后。克兰西没有乘车，手上挎着外套，无目的地在伦敦的街头逛悠，每到街口他就转弯，结果每条街他都走了至少两遍。他来到一间肉铺前，朝里面望了片刻，然后拿出小本子写些什么。有时，他无意中回过头来，后面跟踪的诺曼和简便会看见他的嘴唇在动，好像是自言自语什么。然后，他迈开大步走着，在一幢房子前停下。他拿出钥匙开病房走了进去。

诺曼和简对视了一下，简说："卡丁顿广场57号，这是作证时他说的地址。"

“晚上好。”一个声音从黑暗中冒出来，“好一出夜色跟踪！”是赫邱里.波洛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5）

诺曼.盖尔首先从惊讶中恢复过来，“当然，是——是波洛先生，你就这样来维护自己的名声？”

“可不是嘛。你们怀疑那可怜的克兰西？知不知道侦破凶杀案的关键是什么？”

“找到凶手。”简说。

“维护正义。”诺曼也说。

波洛摇摇头，“你们俩都没错，依我看，关键是要澄清谁是无辜的。”他望着不住点头赞同的两个年轻人说：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们现在就去拜访聪明的克兰西先生。小姐，你就假扮我的秘书，这是速记本。”

“我不会速记。”简说。

“这没关系，但你总可以记些什么。好，盖尔先生，我们一小时之后再见，就在老爷店的楼上？”然后，他按响了门铃。

克兰西的房间有3面窗户，室内挤满了书架和杂乱无序的物什。

“这是我的秘书格雷小姐。”波洛介绍说。

“哦，当然，”克兰西先生说，“可我的印象是，她在什么美发厅工作，怎么又成了你的秘书？”

波洛看见了简焦急的目光，“格雷小姐也临时做做兼职秘书。”

“哦，对。”克兰西先生说，“你是私人侦探。请坐，格雷小姐……，对不起，椅上有橙子汁！你坐这边……。波洛先生，你坐这儿。”大家坐定后，克兰西先生又说：“我想你们一定是为吉塞尔谋杀案而来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波洛说，“克兰西先生，您聪明，富于想象。正如你说的那样，警察已经把你列入嫌疑人之列，他们不可能来寻求你的看法。而我，赫邱里.波洛，则渴望得到你的指教。”

克兰西的脸由于兴奋而涨红了，“我打算将此案写入我的下一本书，我想它一定会成为畅销书的。”

“你研究过犯罪学，你的看法将十分有价值。我非常希望知道你的看法——究竟谁是凶手。”

“哦——”，克兰西先生犹豫了片刻，“波洛先生，这和写小说是两码事。

在现实侦破方面，我掌握的材料根本不及一名侦探。”

“那么我们共同来探讨一定会十分有趣。”

“对，那当然。”

“首先，假如请你大胆推测，你的怀疑对象是谁？”

“两个法国人当中的一个。他们就坐在她对面。不过，我很难说得清楚。”

“动机是应当首先考虑的因素。我坚信侦破工作的一条原则：‘谁能通过犯罪获取好处。’”

“这我同意，”克兰西说，“不过这案子有些不同。据说她女儿将继承她的财产，或许飞机上其他一些人也会因此受益。比如，借了吉塞尔的债，她一死，他们就无需还债了。”

“我考虑有其他可能性。”波洛说，“假设吉塞尔知道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企图谋害她？”

“企图谋害？我看你这种想法有些不着边际。”

“我们应当想到任何可能性。此外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波洛说，“哦，对了，你说你那支吹管是从什么地方买的呢？”

“大概是在阿布索隆古玩店，要么是在米切——史密斯古玩店。”

“哦，我也想去买一支做做试验。那么，格雷小姐请把这两个地址记下来。”简潦草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地址。波洛起身说：“耽搁你许多宝贵的时间，非常感谢你热情的款待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今晚我觉得很开心。我手上这部小说中一个罪犯的取名把我给难住了，我出去走了走，在一家肉店找到了我所希望的名字——帕吉特。”

波洛朝简微微一笑，“作家的磨难”。克兰西先生从书架上翻出一本书递给简，“这就是我在克罗伊登机场谈到的《红色金属的痕迹》，请允许我赠送给你。”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克兰西先生猛然看着简，“你的笔记本上怎么不是皮特曼速记系统？”

简的脸红了，波洛连忙上前解围：“那是一种最近由捷克人发明的系统。”

“是吗？捷克斯洛伐克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，什么都是由它发明的－－鞋、玻璃、手套、还有现在的速记法。”然后，他与客人一一握手，“希望我能够为你们做些什么。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6）

从克兰西先生家出来，他们乘车直奔老爷店，诺曼.盖尔正在等他们。波洛要了一些肉冻和炖肉汤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诺曼问。

“格雷小姐是个一流的秘书。”

“他可什么都看出来了。”简说，“你干嘛让我记下那两个地址？”

“有些问题警方或许还未问过，但他们应当知道飞机上发现的吹管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买的。”

“巴黎？美国人？飞机上没有美国人。”

“说得对。现在又冒出个美国人，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“反正，”简说，“不是克兰西先生，他已经有了一支吹管，没必要再买。”

波洛点点头，“还得继续工作。首先怀疑所有的人，然后一一将清白者排除掉。关键是要考虑作案的动机。”

“那女人有没有留下什么材料？”诺曼说。

“所有的材料都给烧毁了。吉塞尔夫人好像是在借债的问题上受到敲诈，比如说，她知道有人想谋害她。”

“你有什么理由吗？”

“有的，”波洛慢慢地说，“为数不多的几份文字材料中有一份能够说明问题。好了，我们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比如说这件事对你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？”

简谈到了自己加薪的事情，诺曼述说了自己的不幸。

波洛认真地听完后说：“幸运与不幸可能会持续1周，1个月或者1年。但是跟时髦总是不能持久，担心很快将会消失。”

“你想让我坚持住？我真想去加拿大或者其他什么地方重新开始。”诺曼说，“可我又不愿离开英国。”

“假如我找到了凶手，你就不必离开了。”波洛爽快地说。

“你真有这个把握？”简说。

“以一种谨慎有序的方式对待它，找到答案并不困难。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，我还会提早解开这个谜。”

“谁的帮助？”简问。

“诺曼先生，然后还有你。”

“我能做什么？”诺曼情不自禁提高了嗓门。

“我给你勾画一下我的计划。你写封信给霍布里夫人——确切说，是我写，由你抄送给她。说你希望和她见面，说你记得你们曾同乘一架飞机去英国，还要提及有关吉塞尔夫人业务来往的一些材料已经落入你的手中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她会约你见面，你如期赴会，我到时会告诉你对她说什么。你向她讨价，要——1万英镑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不。”波洛说，“我做事的确有些古怪。”

“假如她报警把我送进监狱怎么办？”

“她不会去找警察。”

“她会告诉她丈夫。”

“也不会。”

“我看她不像是凶手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你的先入之见。我希望将事情理出头绪。”

“我不愿去敲诈一个女人。”

“哦，我的上帝。这不是去敲诈，而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。一旦有了眉目我将插手进去。”

“我不愿去蹲监狱。”

“不、不、不。伦敦警察厅的人我都认识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由我兜着。

不过依我推测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”

诺曼叹了口气，让步了。

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写。拿支铅笔来。”波洛一字一句口授起来。“好了。

我会告诉你见了面怎么说。格雷小姐，你去过剧院吗？”

“经常去。”简说。

“看过由雷蒙特.巴勒克拉夫主演的美国剧吗？”

“看过，他很出色，颇具男子气。”

“我现在得立即去见他。”波洛说。

简不解地望着他，多么奇怪的小老头儿，树枝上的小鸟，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上。

波洛好像看出了她的心思，“我的言行有严格的逻辑性，我们不能跳跃似地获得结论，应当谨慎地排除各种可能。”

“排除？”简略想了一下又说：“你已经排除克兰西了。”

“也许是。”

“你排除了我们俩，现在你打算排除霍布里夫人？测验一下‘企图谋杀’是否正确？”

“你反应真快，小姐，这的确是我的下一个目标。当提及‘企图谋杀’时，我仔细观察了你，还有克兰西和诺曼先生，你们的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因为你们与小笔记本中记录的‘企图谋杀’没有关系。”

“你的确很有心计，而且你的调查方法设计得挺聪明。”简说。

“那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让别人告诉你。任何人都喜欢谈论自己，比如你的童年、父母和教育。”

“我好像似懂非懂。”简说，“好了，波洛先生，非常感谢你的晚餐。假如由于敲诈诺曼进了监狱，你一定还得再请我。”

最后这句话使得诺曼皱了皱眉。波洛向两位年轻人道别之后回到家里。他从抽屉里拿出11位乘客的名单，用铅笔在4个名字后面轻轻勾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。他自语道：“看来有答案了，虽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7）

亨利.米切尔和妻子吃午饭时，正好被前来拜访的波洛先生赶上。他坚持让米切尔先生继续吃饭，说自己不会耽搁得太久。他接受了米切尔先生的让座，并说明了来意。

“我看这案子有些难办，”米切尔说，“飞机上所有的人都说没有看见什么异常的情况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

“这件事弄得亨利心神不定，”他妻子说，“有时晚上还睡不着觉。”

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”波洛同情地说，“不过，你过于敏感了，这件事的发生又不是你的错。”

“我让他不要老是这样自责，”米切尔夫人说，“那是些外国人在相互残杀，事情发生在英国的飞机上，这太卑鄙了。”

米切尔先生带着困惑的神情摇摇头说，“伦敦警察厅的先生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情况。没有——我认认真真地想过。

假如我开始收帐单的时候就叫醒她，也许——”

“这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你们不过是空中乘务员，无法避免这种事。”波洛说，“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，米切尔，你在收拾吉塞尔夫人的小桌的时候，她的餐具是否被重新放置过？”

“你是说当我发现她死了的时候？”

“对。比如说调羹、刀叉还有盐瓶。”

乘务员米切尔摇摇头，“桌上什么都没有，都被收走了——除了咖啡杯。

我当时惊惶失措。警察来过，他们检查过飞机。”

“好了，”波洛说，“我想找时间和你的同事戴维斯谈谈。”

“他现在在早班飞机上服务。”

“这件事对他影响大吗？”

“哦，你知道，他是年轻人，那是一种刺激。别人请他吃饭，让他把经过讲出来。”

“他有女朋友吗？”波洛说，“这件事一定把她吓坏了。”

“他正在追求约翰逊的女儿，”米切尔夫人说，“她可不希望她的男朋友与谋杀案有任何牵连。”

“多么好的见解，”波洛起身说，“谢谢你们。不要为这件事担心。”

波洛离开米切尔家几个小时之后便找到了乘务员戴维斯，他向他询问了同样的问题。

“桌上的东西没人动过。”

“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东西丢失了？”

戴维斯想了想说：“似乎有。警察检察过飞机之后，我去收拾桌子。我注意到死者的碟子里有两支咖啡调羹。当然，有时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，也有这种情况。”

波洛又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觉得法国姑娘怎么样，戴维斯？”

“英国姑娘就够我受的了。”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8）

詹姆斯.赖德接过印有赫邱里.波洛字样的名片时感到有些意外，他十分熟悉这个名字，于是让秘书请波洛进来。

“非常抱歉前来打扰你。”波洛说，“我是为吉塞尔夫人谋杀案而来。”

“那么，请坐。”赖德说，“前几天检察官来过了，他们问了许多不该问的事情。”

“他们正设法全面收集情况。”

“但他们也没有必要如此咄咄逼人，”赖德先生尖酸的说，“总得考虑别人的感情和业务吧。我的处境比较微妙。我就坐在她前面。假如我知道有人要谋害她，我决不会坐那趟飞机了。”

“你就没有一点收获？”波洛微笑说。

“任何事物都有其光明的一面。说实话，由于这件事我轻而易举地弄到了一大笔钱。我做为目击证人再加上记者们的丰富联想，可够几家报纸忙的了。”

“真有趣。”波洛说，“谋杀案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。拿你来说吧，你意外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，也许你目前急需用这笔钱。”

“钱总是好东西。”赖德先生机敏地看了波洛一眼。

“可有人靠挪用、敲诈等不法手段获取钱财。”波洛说，“于是，一些复杂的事情就出现了。”

“我想你别再拐弯抹角了。”

“那么谈谈这件事的阴暗面吧。由于你未能在巴黎筹借到款子，那笔意外的钱财对你来说一定十分有意义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”赖德先生有些愤怒。

波洛微笑道：“反正这是事实。”

赖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时常纳闷，一小笔钱就会使人产生危机感，甚至毁掉他的声誉。那么，你希望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我听说你和吉塞尔夫人有过什么交易，尽管你一直否认。”

“谁说的？完全是撒谎。我从未见过那女人！”
“哦，”波洛说，“我将就此事进行调查。”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别激动，也许是个误会。”
“我想也是，我从不愿意和那种时髦的上流社会女人搅在一起。”
波洛起身说：“对不起，也许消息来源有误。”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19）

霍布里伯爵夫人坐在卧室梳妆台边，面前是一大堆考究时髦的化妆品，她紧抿嘴唇，心里感到不安。她把那封信已经看了4遍：

霍布里伯爵夫人：

我已经获得已故的吉塞尔夫人的一些材料。如果您或者雷蒙特.巴勒

克拉夫先生有意，我将非常荣幸与您见面。

或许，您希望我与您丈夫讨论此事？

您忠诚的约翰.鲁滨逊

那个该死的法国女人发誓说，万一出现意外，她已有所安排以保护她的客户。霍布里夫人的手在颤抖，她拿起一瓶酒，昂脖灌了下去。该怎么办？当然，应该和他见面，了解他的底细。她走到书桌旁，草草写了一封回信，信中邀请鲁滨逊先生明晚11点在她家见面。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诺曼急得脸都有些红了。

“你将演出一幕喜剧，只需稍作打扮就行了。”波洛把他拉到镜子前，“你看着自己，想象自己是圣诞老人，要去使孩子们开心。弄上一些假胡子、假眉毛、假头发，再弄些定型发胶。”

“我经常在业余剧院演出。”诺曼固执地说。

波洛耸了耸肩，“不，我的朋友。你是敲诈者，不是喜剧演员。我希望你能使夫人产生一种畏惧感，而不是一见到你就让她笑破肚皮。到洗手间去，然后以崭新的面貌走出来。”

1刻钟之后，诺曼.盖尔精神振作走了出来，波洛赞许地点了点头。他向诺曼.盖尔面授机宜，诺曼认真听着，不时点点头，然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出发了。

诺曼被引进霍布里夫人住所一楼的一间小屋，不一会儿霍布里夫人走了出来。

“鲁滨逊先生吗？”西西里说，“我收到了你的信。”

诺曼振作精神，咧嘴一笑，然后高声说：“我知道。你觉得怎么样，霍布里夫人？”

“人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得了，你一定要我把话挑明吗？谁不羡慕海边的风情时光，可你丈夫却不太同意。老吉塞尔真是了不起，什么好处都让她给捞走了。现在的问题是由你还是霍布里爵士来处理这件事。”诺曼的目光没有离开微微颤抖的霍布里夫人，“我是卖方，你是买方。”

“你有什么凭据？”

“霍布里夫人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”

“我无法相信。拿证据给我看。”

“哦，不，”诺曼狡黠地摇着头，“我不会带证据来，只有新手才会这么做。如果你愿意合作并且付了钱，我就把东西给你。”

“你……你要多少？”

“1万英镑——不是美元。”

“我哪儿去弄这么些钱呢？”

“你会有办法的。算了，看在一个女人的份上，我只收8千，我给你两天时间考虑。”

“我弄不到这么多钱。”

诺曼叹了口气，摇头说：“也许霍布里男爵知道怎么办。我知道巴勒克拉夫虽说前途无量，但目前他并不富有。”他停顿一下又补充道：“我和吉塞尔一样说话算数。”未等对方开口回答，他连忙走出房间。他来到街上，抹了一下额头，“感谢上帝，终于结束了。”

1小时之后，霍布里夫人收到了一张名片：赫邱里.波洛先生，自称是巴勒克拉夫让他来的。她连忙让门房请客人进来。波洛进屋后向主人深鞠一躬，西西里跨前一步说：“是巴勒克拉夫让你来的？”

“夫人，坐下慢慢说。”波洛用命令式的口气说，“夫人，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朋友。我前来告之你，情况很严重。我并不需要你告诉我你的秘密，作为一个有名望的侦探我已经事先知道了。”

“侦探？我记起来了，你也在飞机上。”

“对，是我。好了，今天上午有人来拜访你，他叫布朗？”

“鲁滨逊。”西西里连忙说。

“都一样，他经常变更名字。他获得了吉塞尔夫人的一些材料就前来敲诈你。他要多少？7千英镑？”

“8千。”

“可你一时无法筹到这笔钱？”

“对，我有些债还没有付清。”她望着他，“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？”

“因为我是赫邱里.波洛。不用害怕，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鲁滨逊。夫人，请相信我，你只需对我说实话。”

“你真能帮助我？”

“我发誓这个鲁滨逊将再也不会出现了。”

“那好，我全都告诉你。18个月前我入不敷出，我从她那儿只借到一小笔钱。”

“是谁介绍的？”

“雷蒙特.巴勒克拉夫。从那以后，我要多少她就借多少。”

“那么，你害怕你丈夫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史蒂芬不是个东西，他想和我离婚，与别的女人结婚。”

“你不想离婚？”

“不。我——”

“你借这么多钱，想过怎么样归还吗？”

“想过。可我无法还钱，那老妇人要挟说要将此事告诉我丈夫。”

“那么她的死是上苍在保佑你了？”

西西里真诚地说：“是这样。”

“然而你又有些不安，因为在飞机上的乘客当中只有你希望她死去，特别是由于你离开巴黎的头一天晚上你去找过她，然而在听证会上你说你并不认识她。”

“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不过，我不是凶手。我坐在座位上从未挪动过，请相信我。”

“我相信你——有两个理由：你的性别，还有那只黄蜂。”

“黄蜂？”她盯着他。

“也许它对你没有意义。那我再问你两个小问题。案发前一天巴勒克拉夫在巴黎吗？”

“在，我们一起吃的饭，他说我最好单独去找吉塞尔。”

“好，还有个问题。你的艺名是西西里.布兰德，那你的真名呢？”

“马莎.杰布。”

“出生地呢？”

“唐卡斯特。怎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仅仅是出于好奇。霍布里夫人请接受我的一个建议：体面地和男爵离婚，因为你将获得一大笔财产。”

“一大笔财产？”

“你可以去找位亿万富翁。”

“眼下富翁已经为数不多了。”西西里笑了起来，她觉得波洛挺逗。“你发誓那个人不会再来烦我了？”

“赫邱里.波洛从来说话算数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0）

侦探长贾普来到哈利街布恩特大夫的诊所，他递进一张纸条后便坐在候诊室等待。这里有一男两女，随后又来了些病人。从他们的谈话当中，贾普知道布赖恩特大夫的医术高明，信誉极佳。1刻钟之后，秘书将贾普带到大夫的问诊室。布赖恩特起身和探长握手。

“很报歉在你工作时间前来打扰，我不会耽搁太久，还是为了蛇毒那件事。”

“我不是病毒学家，”布赖恩特微笑道，“你应当去找温特斯普。”

“对，虽说他是专家，可专家们说的话一般人很难听得懂。我只想知道蛇毒是否可以用于治疗癫痫。”

“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。不过我听说注射蛇毒治疗癫痫效果不错。”

“你是飞机上的乘客，对这案子一定有些看法。我觉得在我去找专家咨询之前，你的专业知识一定会对我有所帮助。”

布赖恩特笑道：“谋杀就在眼前发生，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所动。我空闲下来时也想过这案子。”

“你怎么想的呢？”

布赖恩特慢慢地摇摇头，“整件事情难以让人相信。凶手想不让人看见，那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，但他却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。此外，凶手竟然选择了蛇毒做为行凶的手段。”

“我看知道布姆斯兰这种毒物的人为数极少，更不用说具体使用它了。我想你一定没有接触过。”

“因为没有必要。我的一位朋友在做热带动植物方面的研究，在他的实验室里有干蛇毒的标本，比如眼镜蛇，可我没有见过什么布姆斯兰的蛇毒。”

贾普拿出一张纸条，“温特斯普开列了3个名字，要我前去咨询。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我和肯尼迪教授不熟。与海德勒来往较多，你提及我的名字他就会尽力帮忙。卡迈克尔是爱丁堡人，我本人不认识他。”

“非常感谢，我不再耽搁你了。”走到哈利大街上，贾普会心地笑了，“我敢打赌他绝不会知道我此行的目的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1）

贾普回到伦敦警察厅，听说波洛正在等他。

“我是来向你讨情况的。”波洛说。

“我只能说还没有新的进展。巴黎的古玩商认出了他所出售的吹管，福尼尔一直很关心分散注意力的时间。整个旅途中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。这是一桩半涉外的案子。我们可以说是法国人干的；巴黎也可以说是英国人干的，不干我们的事。”

“你真认为是法国人干的？”

“不。那个考古学家成天埋头于地下，他怎么说你就怎么信。他们说一串发黄的珠有5322年的历史，你能说什么呢？不过，说老实话，我不认为是法国考古学家所为。”

“那你怀疑谁呢？”

“那个克兰西，他举止奇怪，脑子里装满了荒唐的主意。”

“也许吧。据我看，小黑本里的CL52就是霍布里夫人，不过她的动机不详。两个乘务员似乎不太可能与吉塞尔有什么联系。”

“布赖恩特大夫呢？”

“据说他和一位病人吸毒，医务局正在处理这件事。他可能是RT362。

我去问他从哪儿能弄到蛇毒，结果一无所获，被他打发走了。赖德好像很坦然。承认去过巴黎借款，还说出了一些地址和姓名，我们查过了。这案子看来真是糟透了。”

“只不过是前景不明朗而已，‘糟透了’只存在于混乱的思维当中。”

“随便你怎么说，结果都一样。福尼尔那边也没有进展，也许你有，但你不愿说。”

“我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。”

“那好，就让我听听。”

波洛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，“我的看法是，谋杀的目的是希望产生某种效果。这案子已发生3周了，今天我就其结果归了归

类。”他摊开纸条，贾普凑了过去。

格雷小姐——暂时乐观，增加了工资。

盖尔先生——挺糟，职业生涯受挫。

霍布里夫人——假如她是CL52，有利。

克尔小姐——不利。吉塞尔一死，霍布里男爵将更不可能找到离婚的理由。

克兰西先生——有利，又有了写书的题材。

布赖恩特大夫——有利，如果他是RT362。

赖德先生——有利，有关谋杀的文章使其获得一笔钱，并且如果他是XVB724

杜邦先生——没有影响。

琼.杜邦先生——没有影响。

米切尔——没有影响。

戴维斯——没有影响。

“你觉得这会有什么帮助？”贾普怀疑地问。

“这分类很明确，”波洛说，“对克兰西、格雷、赖德还有霍布里夫人来说此案有积极的作用，对盖尔和克尔来说有负面的作用，而布赖恩特则居其中间。”

“我看不出这分类有什么意义，”贾普忧郁地说，“福尼尔在巴黎也没有什么进展。”

“此案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吉塞尔的人品和性格。她没有朋友、没有亲人，她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相关的物什。而现在小莫里索一夜之间便成了吉塞尔夫人。”

“可现在我们仍然没有线索。”

“有的。”

“吹管和毒针？”

“不、不。吉塞尔夫人的咖啡盘子里有两只调羹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(22)

敲诈事件后的那天晚上，诺曼.盖尔、简和波洛在一起吃饭。诺曼为自己不必再假扮鲁滨逊而感到欣慰。

“从我和她的谈话时看得出，她和吉塞尔夫人有过联系。”诺曼说。

“很显然，”波洛说，“不过我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。大多数人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一套，但他们在心中却暗地盘算。比如说，有人抱怨‘我不想呆在办公室里，我想去什么遥远的国度重塑自我。’可他却满足于安稳和舒适的办公室工作。”

“这么说，”简说，“我去国外旅行的动机不纯了？”

波洛看着她微笑，“你还年轻，人一生自然会做出诸多选择，可最终会确定自己生活的模式。”

“比如，我希望富有。”

“哦，那可就更难了。”

“我不同意你的法，”盖尔说，“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牙科大夫。

我叔叔是牙医，他希望我也从事他的职业，但我却希望周游世界，阅尽人间百态。我曾一度放弃行医去了南非的一个农场，然而收获不大。结果我不得不顺从了叔叔的意愿又重操旧业。”

“现在你又被迫弃医去加拿大？”

“这一次我不得不这么做。”诺曼说。

“我出门旅行可是出于自愿。”简说。

“好了，”波洛说，“我下周去巴黎，我希望你做为我的秘书，我会付你好报酬的。”

简摇摇头，“我得辞掉安托万美发厅的工作，那可是一份好差事。”

“我这份也是，挺不错。”

“对，不过那只是暂时的。”

“我保证再给你找一份同样好的工作。”

“谢谢。可我现在不冒此风险。”

波洛无可奈何地看着她。可3天之后简打来电话：“那份工作我还可以做吗？”

“当然。怎么？你改变了主意？”

“我和安托万大闹了一场。我对一位顾客发脾气，我对她一五一十说出了我的看法。”

“我说过人明里说一套，暗地里却想着别的事情。”

“也许是我的嘴害了我。不过，现在我首先想到的是巴黎，也许你会说我口是心非。”

“她吧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”

波洛和他的新任秘书没有乘飞机，简认为这样不错，上次飞机上的遭遇她至今仍念念不忘。他们在卡来订了一间船舱，坐直达船到巴黎。波洛向她口授了自己的打算。

“到巴黎后我要去见几个人，有律师梅特.亚历山大，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，还有杜邦父子。不过，小杜邦由你负责，似乎他对你有些好感。他可能还记得你。”

“其实我和他见过面了。”简他们的邂逅告诉了波洛。

“那就更好了。小姐，我们这次去巴黎，你不得与任何人谈论吉塞尔夫人的事情。假如小杜邦执意要谈，你可以说霍布里夫人是最大的嫌疑。我去找福尼尔也正是想确认一下我的想法。”

“可怜的霍布里夫人，你拿她当挡箭牌了。”简想了一下又说：“你不怀疑是小杜邦干的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波洛说，“我只是想收集情况。此外，他似乎迷上了你，不是吗？”

简大笑起来，“他的思维简单，不过挺可爱。他只知道摆弄什么远古化石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他和诺曼不一样。”波洛说，“虽然两人都希望周游世界。诺曼不是说准备去加拿大吗？”

“他现在又想去新西兰，说我会喜欢那儿的天气。”

“可现在你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波洛大叔，我将竭尽全力照顾你。”

两天后他们到达巴黎，波洛和他的秘书以及杜邦父子来到一家僻静的小餐馆就餐。英国来宾各自面对自己的谈话对象，简觉得小杜邦并不像在伦敦时那样随和。她一边谈笑，一边偷听邻座两位老人的谈话，她发现他们只字未提谋杀案的事，波洛不断地说自己对波斯考古兴趣大增。最终不知是谁建议让两位年青人去看电影。他们走后，波洛拉过椅子说：“如今经济不景气，筹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你接受过私人捐助吗？”

“哦，我的朋友，我们几乎是跪着向别人请求资助。公众对我们这一行的兴趣不大，谁会关心陶器上的花纹和造型？”

“那么一次捐助有多少呢？500英镑？”

杜邦先生惊讶地直起身体，“你想捐助？对我们来讲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数目。”

波洛干咳了一下，“我只是想帮帮忙。请别误解了。我的秘书，也就是你刚才看见的姑娘，她希望与你们一同去探险。”

杜邦先生略有些不解，摸了摸胡子说：“哦，那没问题。”

“格雷小姐对古陶情有独钟，她毕生梦想有一天能挖到些古物。并且，她手巧心细。”

“这可是一个有用的资质。”杜邦先生似乎接受了。

当波洛回到店时，正看见简与小杜邦在大厅道别。然后，他们一同上了电梯。

波洛说：“我已经给你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差事。春天你将和杜邦父子一道去波斯。”

“你疯了吗？我肯定不会去波斯。我打算与诺曼一道去新西兰的马斯维尔山。”

波洛和蔼地向她挤了挤眼，“我的孩子，离5月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愉快的微笑并不意味着认可。正如我和老杜邦谈及捐助之事，并不意味着我就要签支票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3）

翌晨10点半，表情忧虑的福尼尔来到波洛的客厅，热情地和矮小的比利时人握手。

“我想告诉你我的想法。”

“哦！”波洛的脸上放着光彩。

“那天你在伦敦说，凶手为什么就不把凶器塞出通风口？我找到了答案：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吹管，因为这是凶手所希望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波洛说。

“我进一步问自己：凶手干嘛要这么做？我的答案是，吹管这件凶器根本就没有使用过。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也是我的推理。”

“我以为凶器只是毒针，凶手是用其他什么东西发射的。我记得你坚持要一份乘客所有物品的清单，有两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——霍布里夫人有两只烟盒；杜邦父子的桌上有几根库尔德人的竹管。”

波洛静静地望着他，然后说：“你的思路是对的，但有些偏颇。别忘了那只黄蜂——”这时电话响起，他拿过话筒：“你好。对，是我，赫邱里.波洛……，是亚历山大先生吗？……福尼尔先生……对……对，他刚到。”他扭头低声对福尼尔说：“他去巴黎警察厅找过你。他很激动，要来见你。”

福尼尔接过电话：“喂，你好。……我是福尼尔……，什么？……什么？好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他放下话筒，面对波洛，“是吉塞尔的女儿，她来索要遗产。”

“她从哪儿来？”

“大概是美国。亚历山大让她11点半到，还让我们立即去见他。”

“我们就去。我一直等待的幕后者终于露面了，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”

亚历山大先生愉快地接待了他们，相互寒暄之后，他转入了正题：

“我昨天收到一封信，莫里索小姐也就是现在的理查兹小姐要求今天上午前来拜访。她已经结婚，正好24岁，并带来了身份证明文件。”他打开桌上的档案夹里面有乔治.莱曼和玛丽.莫里索的结婚证书，在魁北克登记注册，时间为1910年，还有莫里索.莱曼的出生证明等材料。亚历山大先生放下材料说：“据我看，莫里索认识莱曼时，她是幼儿园的教师，同时还替孩子们缝补衣物。

她丈夫待她不好，两人离了婚，她又恢复了自己婚前的姓名。魁北克玛丽孤儿院曾接收过一个孩子，她在那里长大。玛丽.莫里索不久和一位男人离开加拿大去了法国，此后玛丽也就是当时的莱曼夫人定期给加拿大的孩子寄钱，一直到她21岁。”

“那姑娘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继承人的？”

“我们在一些刊物上登记了广告，玛丽孤儿院院长有一天发现了其中的一则，她拍了份电报给理查兹夫人，她当时在欧洲，正准备返回美国。”

“谁是理查兹？”

“依我的推论，他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，职业是手术器械制造商。”

“他没有和妻子一块儿去欧洲？”

“没有。他还在美国。”

“关于她母亲之死，理查兹夫人在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？”

亚历山大律师摇摇头，“她对她一无所知，假如不是院长提起，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。”

“看来，”福尼尔说，“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。依据我的推断，调查应集中在3个人身上。”

“4个。”波洛说。

“4个？”

“依据你的思路，应该是4个。两只烟盒，库尔德的竹管，还有一支长笛。”

福尼尔兴奋起来，这时门开了，一位年长的报务员说：“那位女士回来了。”

“好。”亚历山大说，“……请进吧，夫人。我来介绍一下。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探长，著名私人侦探赫邱里.波洛先生。他们正在调查你母亲那桩谋杀案。”

理查兹夫人的打扮潇洒别致，一双眼睛满精神的。她伸出手，说子些感激的话。“我过惯了孤独的生活。一夜之间成了富有母亲的女儿，我感到不太适应。”她特别对孤儿院院长充满感激之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离开孤儿院的？”

“18岁，先生。我开始自食其力，曾经做过修指工、制衣工。后来我在尼斯遇上了我丈夫，我们在鹿特丹结了婚。可他必须回加拿大，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，现在我打算去和他团聚。”安妮.莫里索的法语讲得很流利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不幸消息的呢？”

“我从报上看到的，我根本不知道受害者就是我母亲。院长给我拍了份电报，让我来找梅特.亚历山大先生。”

福尼尔点点头，看来她的话并没有什么价值。理查兹夫人留下自己所住饭店的地址后离去了。

“那么根据你的思路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你怀疑她是骗子？”

“不，我不怀疑。她的证明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。奇怪的是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”

“和死者长得相像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我记不得了。”波洛说，“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，这姑娘是吉塞尔夫人谋杀案中最大的受益者。至于谁是吉塞尔夫人的女儿，我曾经设想过有3个人。维尼夏.克尔小姐出身名门，另外两个呢？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曾谈到吉塞尔夫人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，这两个人应该与吉塞尔夫人的年龄一般大。霍布里夫人曾是合唱团的演员，她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。格雷小姐曾告诉我，她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”

“哈——哈！”法国探长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思路？”

他们一同来到波洛下榻的饭店，福尼尔向波洛表示感谢，因为他提醒他注意那支长笛，不过他并不怀疑长笛的主人布赖恩特大夫是凶手。波洛在柜台前站住，他认出了什么人，福尼尔连忙退到一旁。

“布赖恩特大夫。”波洛说。

“波洛先生。”他们相互握手，站在布赖恩特身后的一个女人迅速朝电梯走去。这没有逃过波洛的眼睛。

“你的病人没有你的照料能行吗？”

“我现在没有病人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已经退休了。”

“突然决定的？”

“必要的决定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其转折点。我非常喜爱自己的职业，但十分遗憾我不得不放弃它，因为我需要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——幸福。”他看见波洛没有说话又继续说：“我深深爱上了自己的一个病人，她丈夫由于吸毒给她带来了不尽的痛苦。她自己没有钱，只得依赖他。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终于下定了决心。我们打算去肯尼亚开始新的生活，她受的苦太多了，我希望给她幸福。波洛先生，我对你说这些，是因为你迟早会知道的。”

“我理解你，”波洛说，“我看见你还带着长笛。”波洛看见他爱抚地摸了摸长笛，“我为你的未来祝贺。”他目送布赖恩特大夫远去。波洛招呼福尼尔过来，他们在服务台给魁北克去了一个长途电话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4）

波洛、福尼尔和简来到餐厅。波洛告诉简刚才发生的事，她很吃惊，“她长什么样？”

“中等身材，皮肤略黑，长下巴，瓜子脸。”

“她现在不是安妮.莫里索，”福尼尔说，“是安妮.理查兹夫人，她结婚了。”

“她丈夫也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在加拿大或是美国。”

“我刚才和玛丽孤儿院长通了话，”波洛说，“她确认了玛丽在孤儿院的那一段经历，她认为吉塞没有对她的女儿产生什么影响，她定期给她寄钱，但从未提出前去看望女儿。安妮离开孤儿院后也常给院长去信。院长从报上看到吉塞尔夫人被谋杀之后就拍了电报给安妮。”

“那她丈夫呢？”福尼尔说，“吉塞尔肯定结过婚，她丈夫是个很重要的线索。”

“这也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之一。乔治.莱曼是吉塞尔的黑人保镖，他早年死于战乱。”他停顿了一下又说：“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好像是什么有价值的事情？”福尼尔把他的话大致重复了一遍，波洛不满地摇摇头。

吃过饭，波洛建议大家去咖啡厅坐坐。简欣然同意，准备收拾桌上的手提包和手套。

“这是什么，小姐？”波洛说。

“没什么，化妆品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有了！想起来了！”波洛喊道。

两人吃惊地看着他。

“难怪安妮.莫里索怎么这样面熟。我见过她，在发生谋杀案的飞机上。霍布里夫人让她去拿化妆盒。安妮.莫里索是霍布里夫人的女仆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5）

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使3人惊呆了，它为此案的侦破又提供了新的契机。安妮.莫里索案发时在现场，波洛陷入了深思，他的脸由于痛苦的思索而扭曲了。

“我得好好想想。当时我胃痛，无法详细观察发生的情况。我只记得她是个皮肤略黑的姑娘，霍布里夫人叫她小姐。她让她到机舱后面去拿什么化妆盒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”福尼尔说，“她经过了她母亲的座位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再加上动机的可能性——，她应该被列入嫌疑之列。”

“也许，”简说，“根据时间推算有些不恰当，那是飞机离开布尔歇机场不久发生的，而吉塞尔被谋杀时与这一时间相距较远。”

“那么毒药有某种延续效果？”

波洛哼哼了一下，双手捂着脸，“我得想想……，难道我以前的推论都错了吗？”

“任何人都会出错，因此需要将自豪感隐藏起来，重新调整思路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波洛说，“也许我对其中某点过分依赖了，我的整个推论都建立在它的上面。但是，假如我一开始就错了，那么这仅仅应当被视做是一个个事件的结果。”

“现在，动机和机会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，”福尼尔说，“你还想要什么呢？”

“不。正如你所说的，毒药的延续效果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。”

“我们现在要定出一个行动计划。”福尼尔说，“首先不能惊动安妮.莫里索，她并不知道你认出了她。我们已经知道她的住址，继续和亚历山大保持联系。我们要证明安妮.莫里索获得过蛇毒，还有那个买过吹管、贿赂过佩罗特的美国人，也许他就是安妮的丈夫理查兹。”

“你说是她丈夫？哦！等等。”波洛用双手按住了太阳穴，“我快要有结论了。莫里索要么有罪，要么无辜。假如她是无辜的，那她为什

么要撒谎？为什么不愿说自己是霍布里夫人的仆人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福尼尔说。

“假如我的第一个假设是正确的，那么安妮.莫里索就不应当出现在飞机上。”

福尼尔想：英国侦探贾普是说对了，这老家伙就想把事情弄复杂，他宁愿坚持自己的先入之见也不愿接受直截了当的答案。

简想：我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她怎么就不可能在飞机上？霍布里夫人让她去哪儿她就得去哪儿。

猛然，波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：“有可能，并且非常容易加以证实。我去打个电话，看看霍布里夫人是否呆在家里。”

“当心啊，别惊动了安妮.莫里索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会谨慎从事的。我只提一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。你和我一起去？”电话打通了，波洛很幸运，霍布里在家。

“我是赫邱里.波洛。……是霍布里夫人？……不，不，都还好。……不是为那件事。我有个小问题……对……你从巴黎乘机去英国，通常要带上仆人吗？乘火车？……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时候？……她离开你了，……突然离开的……哦，哦……对，对，……别担心。好了，谢谢。”

他放下话筒，面对福尼尔微笑，“她的仆人通常乘船或是火车。吉塞尔夫人被害那一天，她决定让仆人乘飞机。”他一把抓住福尼尔的手臂，“我们赶快去她的饭店，没有时间了。”还未等福尼尔开口，波洛已经将他拽到旋转门旁。门卫替他们招来了出租车。波洛和福尼尔上了车。波洛一路嫌司机开得慢。

“你这么慌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的朋友，假如我的想法是对的，那么安妮.莫里索现在正置身在危险之中。哼！这车简直的在爬行。”然而，出租车风驰电掣般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飞奔着。

“这车迟早会出事的。”福尼尔说，“还有格雷小姐，她还在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去。我们不辞而别，这没有礼貌。”

“有没有礼貌不要紧，现在是安妮.莫里索生死攸关的问题。”

出租车嘎地一声停在安妮.莫里索所往的饭店门前。波洛一个箭步冲了进去，差点撞上走出饭店的一个年轻人。波洛望着他站住了，“我记得这张脸，对，是那个演员雷蒙德.巴勒克拉夫。”

福尼尔走到他面前，“波洛先生，我对你的思维方法表示钦佩，但我强烈请求你不要贸然行事。”

“我当然不会贸然从事。假如理查兹夫人在这儿没事儿，那很好，我们就可以共同探讨下一步的计划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“不，当然不。”

他们来到前台，波洛说：“理查兹夫人住在这儿吧。”

“是，可今天她离开了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福尼尔亮出了证件。

“不知道，她没有留下地址。”

他们招来了门卫、行李员和电梯工。门卫说一位先生来找过她，可她出去了，他一直等到她回来，然后一起去餐厅吃午饭。他的外表像是个美国人，她对他的来访很吃惊。吃过饭，她收拾好行李，叫了辆出租车走了。

他们找到当时值班的出租车司机。他说她去了火车北站，那个美国人没有和她在一起。

“火车北站，就意味着她打算去英国，是2点钟的联运火车。也许这是想遮人耳目，不过我们得立即和布洛涅方面联系。”

时钟指向了5点，简手捧一本书还在咖啡厅里等候。波洛走了过来，他的表情严肃，愤愤然。简一时不敢开口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她终于问。

“生活是多么残酷，”波洛慢慢说，“当联运火车到达在布洛涅时，他们发现一个女人死在头等舱里，地安妮.莫里索！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小瓶，里面装着氢氰酸。”

“哦，天哪！”简说，“是自杀？”

“对，警方是这么认定的。”

“你怎么想呢？”

“我还能怎么想呢？”波洛摇摇头，“小姐，生活真残酷，活着需要勇气。”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

（26）

第2天，波洛离开了巴黎。他开列出一张清单，让简去完成一些工作，大多数事项在简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她仍努力去逐项完成。她见过琼.杜邦两次，谈到了去探险的事情，根据波洛的旨意，她违心地说自己非常喜欢加入杜邦父子的行列。5天之后，一封电报将简招回了英国，诺曼到维多得亚车站来接她。

安妮.莫里索自杀的消息没有引起轩然大波，报上只刊载了一小段报道，说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理查兹夫人在巴黎至布洛涅的快车上自杀了，对自杀事件与飞机谋杀案的关系只字未提。

诺曼和简沉浸在幸福之中，他们的苦难即将结束。然而，诺曼并不像简那样乐观自信。

“他们可能怀疑她与她母亲之死有牵连，或许他们对此案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反正，能远离涉嫌谋杀案就是我们不幸中之大幸。”几天之后，他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遇见了波洛，说了同样的一番话。

“你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我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老家伙。今天我请你吃饭，贾普和克兰西也来，我将告诉大家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。”

丰盛的晚餐使大家无暇谈及谋杀案，饭后又送来香甜可口的咖啡。波洛清了清嗓子，“朋友们，克兰西先生对我的推理方式很感兴趣，我希望你们也不会感到厌倦。”他环顾了一下客人后慢慢说开了：

“我将从头说起。我从巴黎乘坐普罗米修斯航班前往克罗伊登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快到达目的地时，乘务员找到布赖恩特大夫说，后舱一位女士出了问题。我跟着他们走了过去，因为那是我的职业。布赖恩特大夫证实那个女人已经死了。至于死因，他说需要进行详细的化验分析才能做出判断。这时有人——琼.杜邦先生——认为死亡可能是一只黄蜂引起的。为了说明自己的假设，他说自己见到了一只黄蜂，并且弄死了它。”

“于是一种结论便成立了，并且迅速为大家所接受。死者脖上的针眼是黄蜂螫咬的结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无意中看见了另一只黄蜂，其实它是缠着黄黑丝带的毒针。克兰西先生走了过来，认为毒针是由

某个部族常用的吹管发射的，不久，吹管又被发现了。到达克罗伊登的时候，我便开动了脑筋，也就是那充满智慧的脑筋。”

“快说吧，波洛先生。”贾普说，“别卖关子了。”

“首先，如此残忍的谋杀案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便发生了。但有两点使我费解，一是黄蜂的出现，别一个是找到了吹管。我曾问过贾普，凶手干嘛不把凶器从通风口扔出去。我的结论是凶手希望我们能找到吹管。”

“另一方面，化验结果表明死亡是由毒针所致。于是我闭目自问：将毒针置入颈静脉最可靠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我立即有了答案：用手。”

“于是调查吹管的来源并有了结果。我以为凶手走到她桌前并且弯腰实施谋杀。有这种人吗？有两个，两个乘务员，他们经过吉塞尔的座位，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奇怪。还有什么人呢？有，克兰西先生。所有乘客当中只有他经过吉塞尔的座位，而且也是他提出的吹管加毒针的结论。”

克兰西先生跳了起来，“我抗议，我抗议！这是诬陷。”

“坐下，”波洛说，“我还没有把话说完。我正在讲述我推论的各个步骤。”

“于是我有了3个嫌疑对象：米切尔、戴维斯和克兰西。然而从表面上看他们都不像凶手，这当然需要进一步调查证实。”

“我又想到了黄蜂，它具有启发意义。它在送咖啡的时候才出现，这不能不说有些蹊跷。于是我设想了凶杀案的发生过程。凶手想让人们知道死亡是由两种可能性造成的。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一个：吉塞尔夫人是由黄蜂螫咬致死的，这意味凶手没有使用过什么凶器。我和简都认为这样做最为简单。然而，当我看见毒针上的黄黑丝带时，我得出了结论：这种色彩的选择是有意在模仿黄蜂。”

“凶手将毒针按入吉塞尔夫人的颈部，同时放出了黄蜂。毒素的威力之大，死亡立即发生了。假如吉塞尔喊叫，由于飞机的噪音，其他乘客也无法听见。”

“这是我的设想之一。但是，假如毒针被发现——实际情况也是这样，那么非人为死亡的结论便不攻自破了。可能凶手没有设法毁掉凶器，而是让它轻易地被我们看到，于是吹管是凶器的结论便随之成立

了。警方竭尽全力寻觅吹管的来源。此时我的怀疑对象又多了一位——琼.杜邦，是他道出了黄蜂致死的说法，而且他就坐在吉塞尔夫人附近。但另一方面，我认为他不太可能冒此风险。”

“我继续思考黄蜂的事情。假如凶手将黄蜂带上飞机，那他一定有一只小盒装黄蜂，于是我对乘客的所有行李物品产生了兴趣。盖尔先生身上有只火柴盒，我觉得有些出乎意料，但所有的人都证明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。然而盖尔先生也存在作案的可能性，他公文包里的东西可以说明问题。”

“公文包？”诺曼.盖尔感到不解，“我现在甚至无法记起里面装有什么东西。”

波洛和蔼地微笑说：“别着急，先听听我的看法。于是，我的嫌疑者中又多了盖尔先生。我从作案的动机进行分析，结果失败了。贾普指责我把事情弄复杂。吉塞尔夫人一死，直接受益者便是她女儿，而与吉塞尔有联系的乘客只有霍布里夫人。就动机而言，霍布里夫人的情况很清楚，她从巴黎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曾拜会过吉塞尔。她的美国朋友巴勒克拉夫买过一支吹管，还贿赂了环宇航空公司的售票员，并弄清了吉塞尔夫人要搭乘2点钟的飞机的情况。”

“于是，一个问题被分成了两半。霍布里夫人亲自作案不太可能，克兰西和盖尔作案的动机又不存在。于是，我想到了吉塞尔夫人的女儿。这4位嫌疑者结过婚吗？假如是的话，其中必定有一人是安妮.莫里索的丈夫。米切尔的妻子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多塞特人，戴维斯正在追求一位与父母同住的姑娘，克兰西没有结婚，盖尔先生正拼命地博取格雷小姐的好感。”

“我暗中调查了格雷小姐的身世，她曾经寄宿于都柏林的一所孤儿院，然而我确信她不是吉塞尔夫人的女儿。我制作了一张表格，注明吉塞尔事件对我的涉嫌对象的利与弊：米切尔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克兰西获得了撰写下一部书的题材，盖尔的职业生涯几乎被毁。”

“然而在这个时候，我逐渐开始怀疑诺曼.盖尔是凶手，只因为他的火柴盒和公文包。吉塞尔之死对他造成的损失不过是一种暂时假相。我开始接近盖尔，博取他的信任，甚至请他出面协助敲诈霍布里夫人。于是他犯下了第一个错误。”

“他不是职业演员，但他在霍布里夫人面前的表演出色极了，她没有认出他。

我相信他也有同样的才华在巴黎假扮美国人。此时，我为格雷小姐感到担心，也许她某一天醒来，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杀人凶手。为避免一场婚姻悲剧，我把她带到了巴黎，名义上是我的秘书。”

“不久，吉塞尔夫人的合法继承人出现了，当发现她曾在飞机上并向我们撒谎时，几乎粉碎了我的推理。假如她有罪，那她就是那位买过吹管和贿赂过佩罗特的人的帮凶。那人是谁呢？是她丈夫？突然，我似乎看到了真正的答案，假如有一点能得以证实的话。我给霍布里夫人打电话，结果有了答案。她心血来潮最后一分钟决定让仆人乘坐飞机。”波洛停了下来。

克兰西说：“恐怕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才不再把我看成是凶手了呢？”诺曼说。

波洛扭头正视着他，“永远不会。你就是凶手！这几天我和贾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。的确，为了取悦你叔叔，你当上了牙科大夫。然而你不是他妹妹的儿子，是他兄弟的儿子。你的真名叫理查兹，就是你在尼斯遇见了霍布里夫人的女仆安妮.莫里索。她所说的自己的童年是真实的，但以后的情况则是由你精心编造的。

她知道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。你意识到这是一个获取一大笔财富的绝好机会，这正符合你赌徒的性格。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便产生了：使谋害吉塞尔夫人的嫌疑都落在霍布里夫人的身上。你贿赂了环宇公司的售票员，使吉塞尔能够与霍布里夫人同乘一架飞机。安妮.莫里索告诉你说她将乘火车去英国，你绝没想到她也上了飞机，这几乎毁了你的整个计划。你先前的打算是，她可以合法获取遗产，因为案发时她不在现场。于是你就和她结了婚。那姑娘已经被你弄得神魂颠倒，但你看中的却是她的钱。”

“这里还有一个插曲。你在派尼特遇上了简.格雷小姐，除了钱，你希望同时获取你之所爱。你威胁安妮.莫里索说，一旦她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将涉嫌谋杀。你劝诱她向主人告假几天，去鹿特丹和你结了婚。为了那笔钱，你授意不让她说出自己是霍布里夫人的仆人，这是为了表明案发时你们正在国外。”

“不幸的是，安妮和我到达巴黎碰巧是在同一天，我在格雷小姐的启发下认出了安妮就是霍布里夫人的仆人。于是你迫不及待地设法与她联系，但没有成功。

你前往巴黎，但她已经去见过了律师。她还告诉你她见到了我。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，你决定尽快采取行动。”

“你决定你的新婚妻子必须死在获取那笔财产之前，离婚之后你与她签下了契约。然后你打算去加拿大，表面上是因为你的职业出了麻烦。你重新恢复了理查兹的名字，当理查兹夫人来到你身边又悲惨的死去之后，那笔财产就自然归于你的名下，于是你从加拿大回到英国，又恢复诺曼.盖尔的名字。为了这一个如意算盘，你认为必须立即行动。”

诺曼.盖尔仰头笑了起来，“你真聪明，能揣摩透别人的心思。你应当去干克兰西先生那一行。这一切都是你的想象，波洛先生，不是事实。”

“我有证据，我说说你是怎么行凶的。你公文包里中有什么东西呢？你去休假，干嘛还带着牙医的服装？我的答案是：因为它和飞机乘务员的服装相似。那么你行凶的步骤是：乘务员去前舱送咖啡的时候，你去了洗手间，换上牙医服，用棉球在脸上稍事打扮。你从洗手间旁的餐具架上拿起一把调羹，迅速走到吉塞尔夫人的桌前，将毒针按进她的颈部，放出了黄蜂，然后又回到洗手间换上原来的衣服，再回自己的座位上，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。乘客们对乘务员的走动不会过分注意，唯一能注意到你的，只有格雷小姐。然而她是女人，当她和一位英俊男子一道旅行时，她一定会抓住任何机会对着镜子打扮打扮。”

“这的确很有趣，”盖尔讥讽地说，“但事情并不是这样。”

“但是，”波洛继续说，“在你的谈话中你露了馅。你曾经谈到你在南非的一个农场做过事，然而我们发现那是个饲养蛇类的农场。你在那儿的名字是理查兹，有关照片显示在鹿特丹与安妮.莫里索结婚的人是同一个人。”

诺曼.盖尔无话可说了，他英俊的脸蛋变成了紫色，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。

“由于你的草率而毁了你的计划，”波洛说，“玛丽孤儿院院长匆忙给安妮的电报可以佐证。由于你和安妮都在飞机上，她泄露出的任何真实情况必将导致你们涉嫌谋杀，因为你知道我已经见过了安妮.莫里索。你设法从饭店将她诱骗出来上了火车，在车上你用氢氰酸杀死了她并将空瓶放入她的手中。”

“真是一派胡言。”

“哦，不。她脖上有伤痕，并且瓶上留下了你的指纹。”

“你血口喷人！”盖尔朝波洛扑过去，但贾普牢牢抓住了他。

“詹姆斯.理查兹，化名诺曼.盖尔，由于涉嫌谋杀现正式逮捕你。你现在所说的任何话都将做为呈堂证供。”

诺曼.盖尔完全垮了，几乎站不起来。克兰西先生欣喜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多么好的素材！你真了不起。”

“不，”波洛说，“是贾普弄清楚了理查兹的身份。可怜的简.格雷小姐。我对她说过生活总是很残酷的。她是一个有勇气的姑娘，能够度过难关的。此外我还有一个预测：不出一年维尼夏.克尔将和霍布里爵士结婚，那是我赫邱里.波洛安排的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霍布里夫人和巴勒克拉夫结婚？”

“我对此倒不感兴趣，我希望琼.杜邦先生和格雷小姐结合在一起。”

一个月后简找到了波洛，她瘦了，眼睛上还带有一轮黑圈。

“我希望你能忘记所发生的事情，”波洛说。

“他的确非常英俊。我想自己再也不会恋爱了。”

“别这么早就下结论。”波洛说，“我已经安排你和杜邦父子一道去波斯，今天早上我听他们说十分欢迎你加入他们的行列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简的脸上出现了红晕，“波洛先生，你是个大好人。”

“好人？可现在我已经迷上了考古学了，我打算去博物馆看看古代的陶器。”

“我想我也应该去。”简停顿片刻，然后将一个吻深深烙在了波洛的额头上。

出品：阿加莎.克里斯蒂小说专区(http://www.a-christie.com)